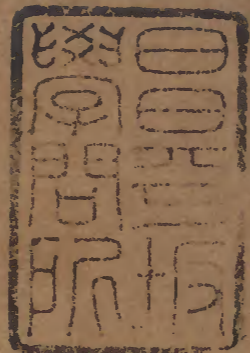


圖書編 五十七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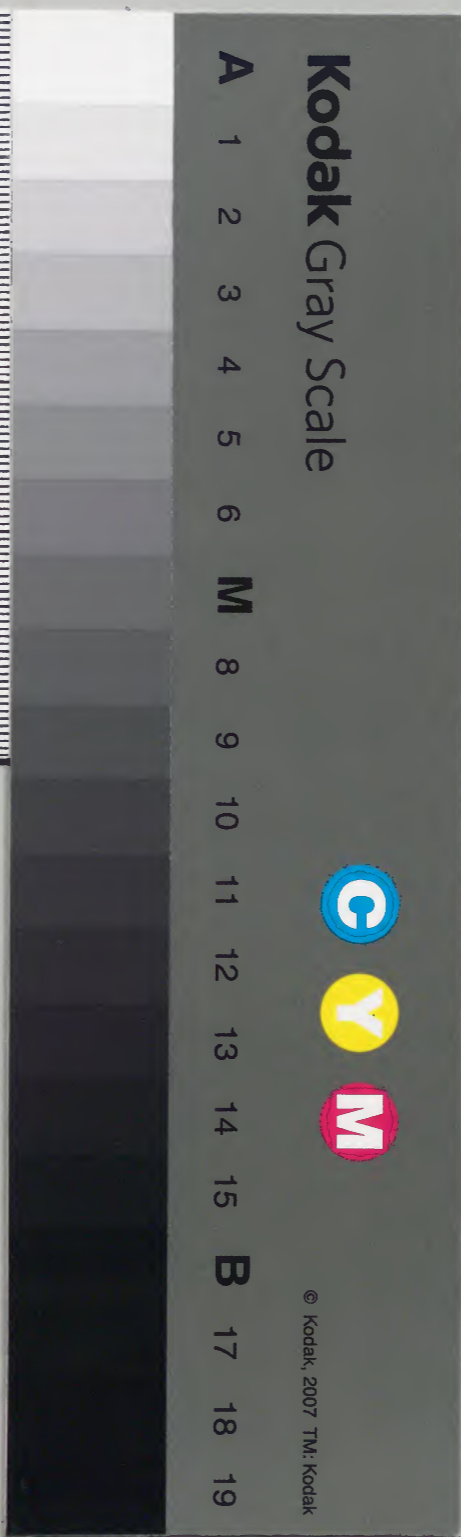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一五四函	三三三	漢	
七架	六四冊	書	類

庫文閣内			
三六函	三〇三七	漢	
二三架	六四冊	書	類

(二三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7
冊數		64 (32)
函號		366 8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圖書編卷之五十七

淺草文庫

萬里海防圖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萬里海防圖

卷之五十七

七



南亭山

南洲山

萬解山

五陽山

厓山

鸚洲山

中獲山

蛇西山

大嶺山

旗山
崖城巡檢司

香山縣

第一角海南部
咽喉舊設兵防
守須復之為善

廣海衛

順德縣

禁開嶼新嶼
嚴禁輪船
防派至利始撤

陽江縣

海州所

東莞所

南海衛
東莞縣

省城
番禺縣

新會縣

恩平縣

海陵山

建安村
灑州
建寧村

邵洲

蛇洋洲

山牙

平江池
珠母海

烏雷山

青聚山

嶼洲舊設巡司以衛
高州後廢今當署之

嶼洲

流奇山

波礁

錦囊所

海軍所

雷州府

獨指山
後李府

石城縣

軍州所
且川縣

神電衛
雷白縣

徐聞縣

海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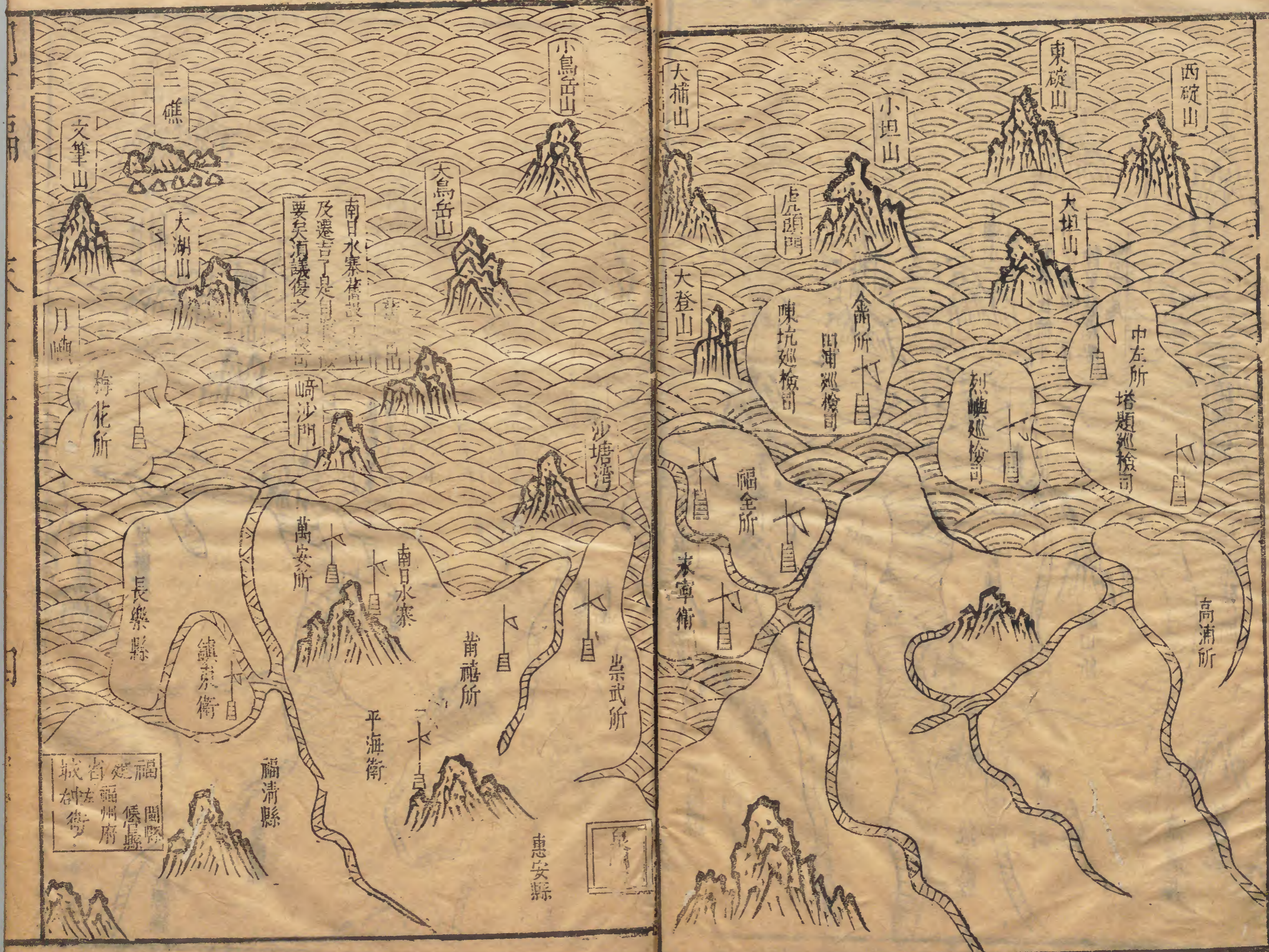
樂民所

永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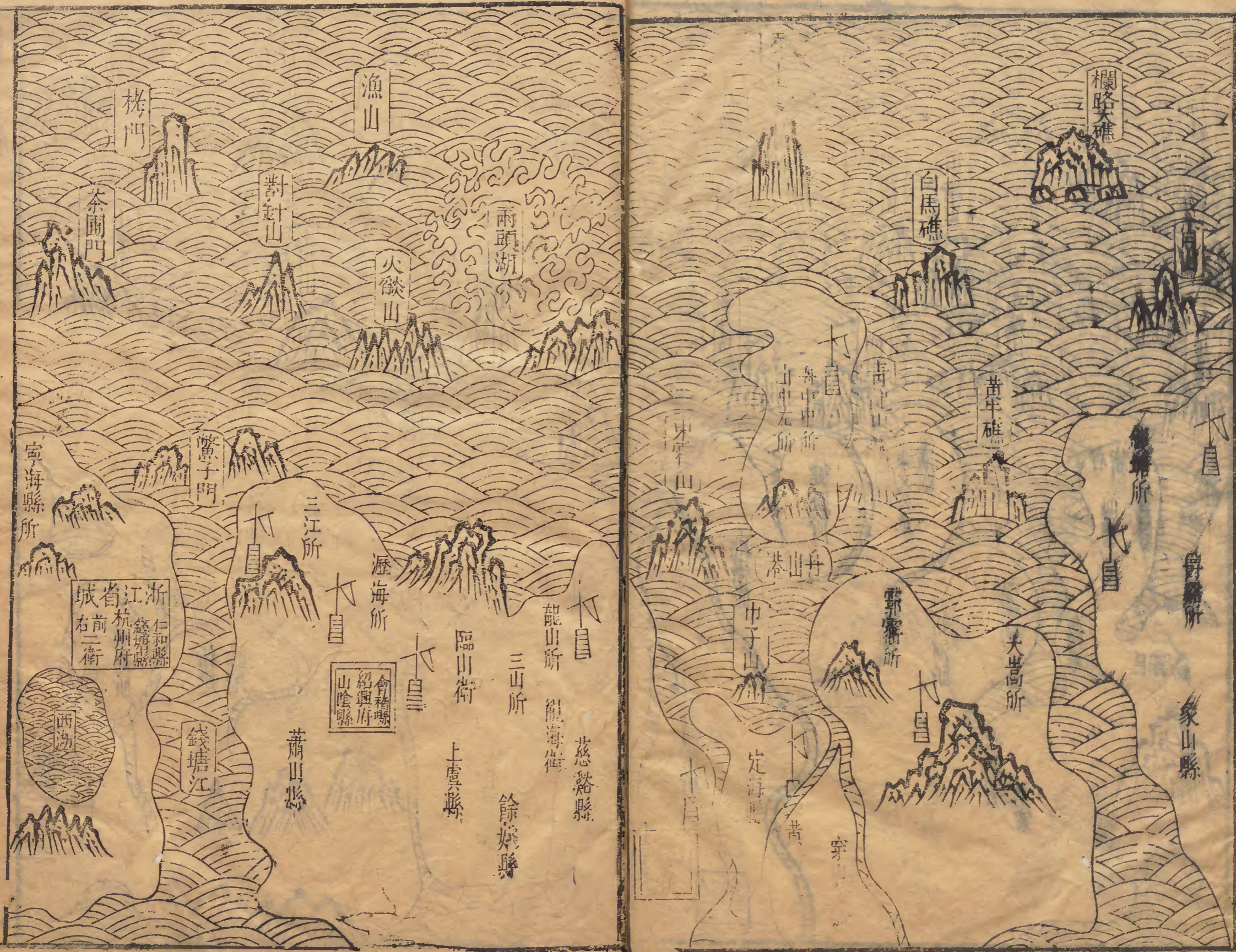
靈山縣

鹽州府

遂溪縣







棧門

茶圃門

漁山

對封山

火燄山

兩頭湖

驚子門

寧海縣所

浙江省
杭州府
仁和县
錢塘縣
城前三衛

西湖

錢塘江

蕭山縣

歷海所

三江所

臨山衛

上虞縣

三山所

餘姚縣

龍山所

觀海衛

慈谿縣

欄路礁

白馬礁

黃牛礁

大嵩所

象山縣

舟中
山中
左所

塔山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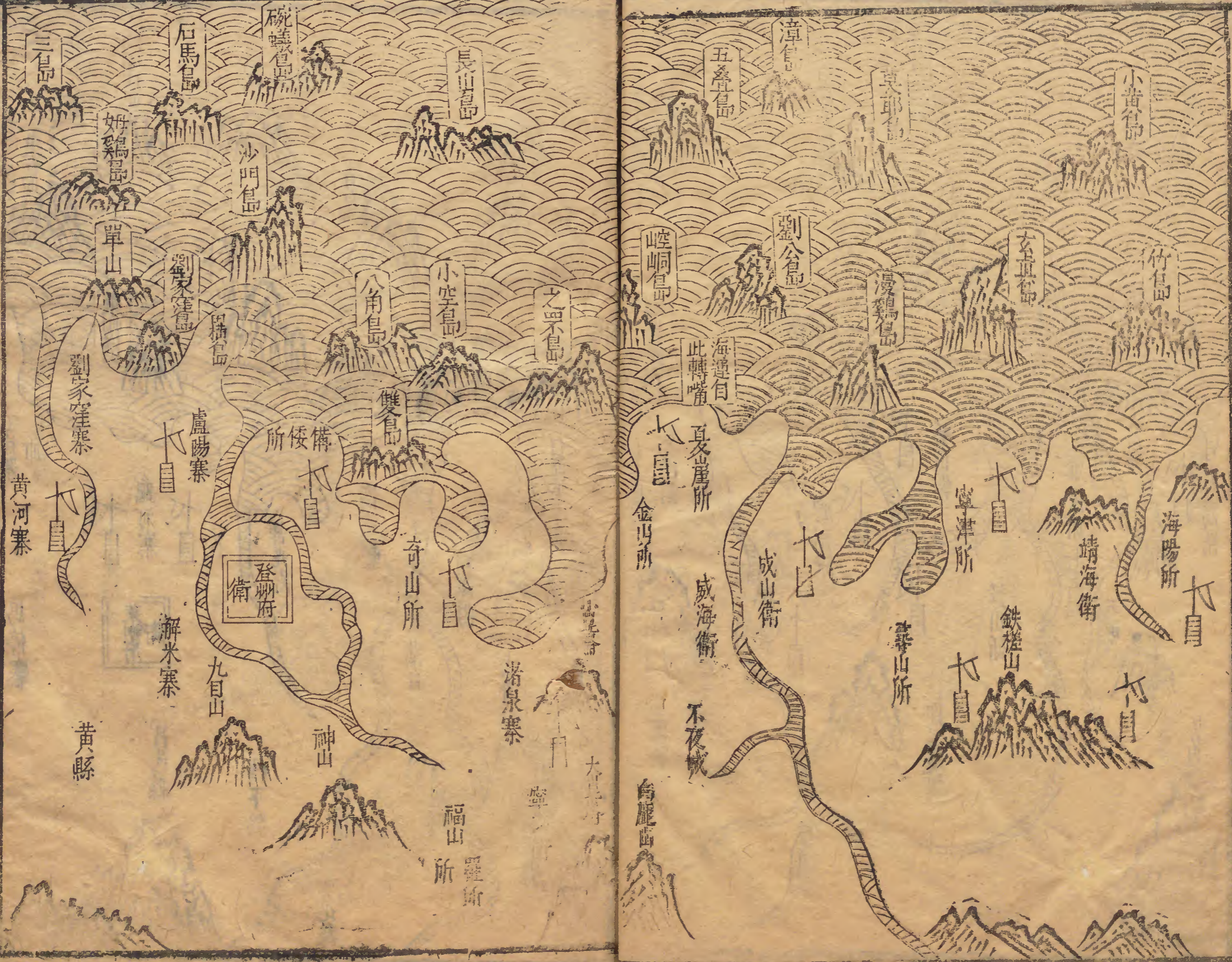
中子山

定海縣

鄞縣所

穿山





圖書編

卷五十七

九





海防

廣東事宜

東路

廣東列郡者十分為三路東路為惠潮二郡與福建連壤漳船通番之所必經議者謂潮為嶺東之巨鎮柘林南澳俱係要區梳吭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皆跬步海濤所賴以近保三陽遠衛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平海甲子門皆瞬息生變潮惠守備劄於衛治誠有以嚴其防矣然未知柘林為尤要也柘林乃南海海道門戶據三路之

上游番舶自福趨廣悉由此入舊例風汛之期各灣皆設戰艦秋盡而掣回泊水寨此在他灣猶可柘林去水寨一日之遠警報未易達倘賊覘我無備批吭搗虛不亦危乎無柘林是無水寨也無水寨是無惠潮也爲今之計東路官軍每秋掣班必以柘林爲堡慎固要津附近大城所戍卒互爲聲援不得規避空所縱賊馳驟若遇颶霧塵霾尤宜加意其外石靖海甲子門海灣雖視柘林稍次而舟師防禦各有汛地之責者又可少懈乎

中路

嶺南濱海諸郡左爲惠潮右爲高雷連燕而廣州中處故於此置省其責亦重矣環郡大洋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帆檣上下烏合突來樓船屯哨可容緩乎當考之三四月東南風汛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鎖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越中路之屯門鷄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灣而南頭爲尤甚或泊以寄潮或據爲巢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輟敵則必不敢泊此矣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瑟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竈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灣爲尤甚乃番舶等候接濟之所也

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亦不敢泊此矣其勢必立厓門塞門海萬斤山綱州等處而西而望峒灣爲尤甚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又不敢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則濱海居民且安枕而卧况會城乎按今設禦之法浪白望峒二所各置戰艦慎固封守而南頭宜特設海道駐劄居中調度似有以扼嶺南之咽喉矣應援連哨其中路今日之急務乎

西路

議者曰廣東三路雖並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於東路亦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之責可緩也是對日本倭島則然耳三郡逼近占城暹羅刺諸番島嶼森列游心注盼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滋蔓難圖矣故高州東連肇東南憑溟渤神電所轄一帶海灣若連頭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爲本府之南翰兵符重寄不當託之匪人以貽保障之羞也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湛州潤州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爲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聞銅囊諸隘所以合防海灣操縱反側俾不敢梗

化焉者猶可齷齪玩愒已哉若蕪州則尤爲全廣重輕
海北扼塞兩有攸寄故兵符特劄於靈山達堡增屯於
衛北海寇峒獠外夷之憂視三嶺獨勞焉西南雄郡如
瓊爲蕪之外戶五指腹心盡爲據郡邑封疆無不凜冽
備倭之制若白沙石瓊館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島
飄風突來防禦甚艱近雖注叅將於崖州責有攸寄而
守禦營戍舊額歲久寢弛凡此皆西路今日所當汲汲
經畫焉者深念預防俾幕南稽顙重譯來庭非長民若
兵者之責乎

一南越當閩廣交界之處周圍皆山中有田百頃乃

國初起發居民遺業之地也四面蔽風大潭居中可以聚
舟其大視金堂二倍五六年來因浙直攻捕之嚴倭船
無所容俱于此互市福建捕急則奔廣東廣東捕急則
奔福建定期於四月終至五月終去不論貨之盡與不
盡也其交易乃搭棚於地鋪板而陳所置甚爲清雅刀
鎗之類悉在舟中若能密令人於海濱沉滅其舟則岸
上之倭生擒也何有

海防

福建事宜

三四月東南風汛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於海南灣云

蓋特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鍾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趨於外晤嶼乃五灣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晤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仍小哨守把緊要港門則必不敢泊此矣其勢必趨於料羅烏紗料羅烏紗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灣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此矣其勢必趨於圍頭峻上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深扈福金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此矣其勢必趨於福興若越於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代山墜湄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濱連盤等處在風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灣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矣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將有不攻而自遁者况乘其疲而夾力攻之豈有不勝者哉

倭寇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福建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能久延濟以物貨然後敢貿易濟以嚮導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治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

都御史唐順之云賊之根本實在閩中海上經營各此爲

第一義况一海喘息相連閩賊亦浙直賊也

都司戴冲霄云福建五灣水寨乃江夏侯所設俱在海
外今遷三寨于海邊曰嵵嶼烽火門南日是已其舊寨
一一可考孤懸海中既鮮村落又無生理一時倭寇攻
劫內地不知哨援不及兵船之設無益也故後人建議
移入內地移之誠是也信國公不設險于下八山等處
而設于舟山之沈家門可見江夏侯至見不迫信國遠
矣欲復 祖宗之訓須知斟酌乃善

又云閩中事體與浙直不同惟在撫之得宜而已蓋寸
板不許下海之禁若行于浙直則海濱之民有魚鹽之
利可以聊生而海洋即為肅清若福建漳泉等處多山
少田平日仰給全賴廣東惠潮之米海禁嚴急惠潮商
船不通米價即貴民何以存活乎愚聞漳泉人運貨至
省城海行者每百斤脚價銀不過叁分陸行者價增二
十倍覓利甚難其地所產魚鹽比浙又賤蓋肩挑度嶺
無從發賣故也故漳泉強梁狡猾之徒貸貲通番愈逼
愈熾不可勝防不可勝殺為倭嚮導者官府繫其家屬
不敢生還歲歲入寇是外寇之來皆由內寇糾引之也
福建之亂何時已乎福亂不已浙直之患何時靖乎唐
荆川云倭患始于福建福建者亂之根也諒哉言乎如

愚見莫若因其勢而利道之督府海道衙門令漳泉巨
室有船隻者官爲編號富者與之保結許其出洋南則
哨至廣東北則哨至浙江裝載貨物納稅自賣督之以
將官限之以信地交相報驗其回也南則許販惠潮之
米北則許販福寧溫台之米但不許至外國及載番貨
今也海禁太嚴見船在海有兵器火器者不問是否番
貨卽捕治之米穀魚鹽之類一切厲禁據其迹雖似犯
法論其情實有可原蓋海船往來非帶兵器火器無以
防海寇之劫奪明乎此則民情得伸而亂原可塞矣雖
然亦未矣將欲撫之必先威之練兵足食使在我之威
足以制賊則民有所憚而聽吾撫治撫治而不從者然
後兵以勦之是故能攻而後能撫知撫而不知攻者吾
未見其能撫也

福寧在福建之東南突出海中左爲歐括海居東面右
爲福建居南面福寧尤當東南北三面之衝倭船入寇
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是故也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
里三沙海面永樂初所置抽用福州左中二衛福寧衛
大金千戶所守之秦嶼羅浮官井洋胥屬焉正統間焦
弘倡議風濤難泊徙今松山之下必復舊而後可
福洋五寨會哨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

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
備矣由北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南日南
日會之活嶼活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
聯絡勢如常山會捕合併陣如魚麗防禦之法無踰于
此

海上有三山彭湖其一也山界海洋之外突兀迂迴居
然天險實與南澳海壇並峙爲三島夷所必窺也往林
鳳何遷輝跳梁海上潛伏于此比倭夷入寇亦往往藉
爲水國焉險要可知矣今南澳有重帥海壇有遊兵獨
委此海賊豈計之得乎愚謂不必更爲益兵以滋紛擾
惟就活銅兩部各量損其艦十之三調其兵十之四
簡材官部署其衆往守之又就漁人中擇其黠而力者
署數人爲長以助我兵聲援遇有俘獲賞倍內地其遇
寇而不助聲援及觀望助寇者罰亦倍之則有所覲而
其氣激有所畏而其志堅漁人皆兵矣三山之騎角既
成五寨之門戶不益固哉

福建海防

今之談海防者輒曰兵食夫兵食非二策也不可一日
缺兵則亦不可一日缺食故今之最急者不在於策食
而在於策兵愚不知其他而覩於閩以爲客兵之爲利

者一而其爲害者二閩兵之爲利者三而其爲害者一
何以言之方島寇猝至勢至急也當事者無以應急則
不得不徵之客兵及其披甲獵纓持戈吹角揚揚而來
也使賊至而能馳之而有所俘獲亦足以薄收咫尺之
功而暫紓斯須之憤所謂利之一者此也然而客兵悍
而貪不可法馭者也賊之至也則必先倍其餉呼其酋
長而勞之未及負戎已靡千金矣既偏賊壘可攻也顧
解甲而坐以多索我金金至而分而賊已鼓噪去矣然
後卷甲趨之卽不獲一賊亦揚揚而回又責我勞也執
事謂客兵豈誠勁可恃哉幸不勁耳使果勁而殺賊卽
坐而索金何以繼之此其爲害者一也執事又謂其往
來數千里侵掠殘害數千里外遠矣吾不能知卽近而
省中繩之以法猶獷而難制則其持戈野畧又何問哉
無論有司者懼不敢問卽其酋長亦多尅其餉金一任
之矣甚者又從而令之此其爲害者二也夫客兵之爲
害至著也然而重視客兵輕視閩兵者何哉誠懼閩兵
之不足恃也而事有大不然者且今歲賊至而長樂鎮
東興泉同惠之間危矣乃卒無事者則咸其鄉之人共
持之賊之逼長樂也其人伐木爲樅伏于莽中賊至輒
大呼而逐之無不披靡至嚙相誠勿犯長樂也長樂人

非閩人哉鎮東之圍蓋一月矣乃城中人日日絙引數十人於城外禦賊賊近則握亂石擊之無不捫首去者雖肆掠山中固未有一人持戈逼城也當事慮其急則檄兵數千往援而城中人謝不納曰無慮我弱而不能抗敵恐食盡不能空腹立耳即鎮東人者非閩人哉是民兵近而能守其利一也往歲越警亦常徵兵於閩而閩兵之入越也輒能先驅走敵以故吳越之人輒稱閩兵閩兵云即今之賊既去而要擊之海中至沉其數十大艘無一生還者固閩兵非客兵也無論兵即諸生中亦有張空拳縛之而獻者是閩兵遠而可戰其利二也

夫客兵者即使勁而可恃而又畏不爲害也安能使之常操戈數千里之外以障我哉乃閩兵者使之守即所以守其父母妻子也而使之戰則又朝令朝行夕令夕行固不敢坐而挾我金也而其食之也十人之直且不_世足以當客兵五人_世之直是閩兵可以常恃而且不費者其利三也然而有一害焉夫今之所謂機兵弓兵者即食我之食而我之所恃以守以戰者也今乃令其_世人守其役而世食之且令役其十之二丞簿與尉役其一其執牒勾攝諱於道路者咸是人也而當事者輒曰此何足恃而當別募之夫既不足恃則當奪之食既不奪之

食又別募之兵而重食之宜百姓之大困也是其一害也然其害也非係之兵而係之練兵者也愚之所謂練兵者非今之所謂練兵也則欲以八府之兵而分責之當事者即身至各縣而月練焉其兵之役於官者既精矣懼其少也則又於二十五家而擇其一人以爲之兵以言乎練之之具也則無踰弓者弩者礮者三者固中國之長技賊之所最畏者也以言乎練之之法也則以此三者而五日一試焉又五日再試焉其有十發而五獲以上者是上兵也宜賞者也其有十發而五獲者是中兵也不賞不罰者也其有十發而僅二獲者一獲不獲者是下兵也宜罰者也宜賞者不必別予之則予以五日之食宜罰者不必鞭之則奪之五日之食其所予者即其所奪者也夫食也人之養其父母妻子而不令餒焉者也日日而倍其所入固欣然喜矣日日而奪其所有以與人固拂然怒矣無論其人即其父母妻子亦不肯一日而使其人怠於其事也如是而兵未有不精者也既月練矣去則付諸其縣之令已有間詣而試焉其兵之精倍之是令之勤也再倍之是令之尤勤也則狀其勤於上而請賞焉如其勦或不及其勦是令之惰也國之大事在戎此而惰咸惰矣則狀其惰於上而請

罰焉今蓋無甘於惰者兵亦精矣一縣而以精兵稱者
五百則一省而以精兵稱者二萬矣豈不赫然威盛哉
此練縣兵之法也於是選其精者數千戍之各寨謂之
寨兵寨兵者水兵也賊未有不制之水能制之陸者也
故最精者戍之則付諸督水兵者如其法練焉選其精
者數千戍之省中謂之省兵省兵者陸兵也賊之至也
不水則陸故精者戍之則付之督陸兵如其法練焉郡
之在海上者春汛秋汛則調其縣及他郡之縣之兵數
千戍之過汛則遣謂之郡兵郡兵者水陸之援兵也且
以守其郡也則付諸督郡兵者如其法練焉此練水兵
陸兵之法也夫兵之在官既有定食矣二十五家而一
兵者則令二十五家共食之即多直十金耳又計貧富
而盈縮焉則富不過一金貧不過十人一金也其費甚
省故事軍餉納之官怕什一收之其散也怕什一除之
是民常多出而兵常少獲也茲今自收而自給之猶之
取之家而與諸其家之人也其法甚便此食縣兵之法
也縣兵食於縣矣其調之寨則寨食之調之省則省食
之調之郡則郡食之三食者安食哉屯田者正戍闕之
兵而使之自食者也其餘餉併其所入之租是可以請
而留者也上杭河稅者先南贛督臣留作兵餉者也當

是時閩無督臣故歸之贛今設督臣矣則以軍之食食
閩之兵理也且南贛者分也閩之守也無他餉也此則
可以請而歸矣或分焉者若其他糧剩之餘也各郡
練兵之需也咸可佐餉者也此其食水兵陸兵之法也
閩故僻在海隅其人喜爲儒不儒則農終年率其孳息
而雜作田隴董董焉數其粟芋以編朝夕卽是繇亦苦
之又預收其直或倍其直而里胥又因之苛征固宜其
憂嗟怨嘆係天而呼也兵練則冗兵以裁兵精則冗食
可省此急民之至計而萬世之長利也雖然愚又有說
焉客有見其鄰荒其田而貸粟以充餒者則教之曰何
不耕而田然非謂朝耕而夕獲之也既耕之矣且其粟
以需之及其獲也始可以無貸若恃耕可充餒而故不
爲貸是益之餒也今夫練兵節食是耕之說也百世之
計也客兵而取諸民以養之是貸粟之說也一時之計
也客兵可罷矣而兵固未練也賊而猝至孰執其咎乎
食固可省矣而客兵固難遽罷也紛然而索我之食何
以應之乎此所謂利之疑於害而害之疑於利者也夫
人之保家未有不善者乃其謀國則不及其家者踈之
也夫人之愛子未有不盡其心者乃其爲民謀則不及
其子者忽之也惟執事者之於閩也不閩視之而家視

之其於閩之民也不民視之而子視之則其斟酌利害之原而委曲從違之機必有道矣

浙江事宜

一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連邊患信國公經畧海上始遣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工侍近奏令民間種以給募租若興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墾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王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十萬石大爲海防之助但其患二故當道屢議屢止其一是倭人藉以爲糧結巢于此兵費反多其二是大家爭佃秋糧難徵且無益于小民以愚計之須丈量爲屯田召民耕種輸賦軍門耕者搭棚而居不挈妻孥不得賣買逐歲更始如大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免矣官差石工伐山造堡海堡有警小民避入賊之堡中無子女財帛自無結巢之念矣蠡測之見未知然乎否也

一台州沿海近漲灘塗長數十里闊十里若倣范蠡圍田之法令民耕種外設海塘一條以捍鹹潮俾不得傷稻每歲起科以給募租可得若干萬石

主事唐樞云杭州居腹裏之地而以錢塘港海門爲分戶南岸爲寧紹北爲松嘉極西盡底爲杭未臨大海若

戰艦嚴守聞警卽出把截賊難直搗

把總指揮蔡汝蘭云東南自倭變以來議者不少然於
台洲獨無說焉何也夫台洲遼處海濱誠四塞之國南
有桃畧金竹北有桑洲桐巖西有關山衛野疊嶂層巒
重關鳥道真一可禦之險而且南去盤石楚門僅五十
里東南去松門僅百里東去海門僅八十里設或倭奴
棄舟登陸皆可卒至城下自海門而上者則隨潮直達
實一時難禦之變也三面阻山一面瀕海孤懸數百里
之外救援接濟所難卒至者惟此耳曩者戚叅將駐兵
於此又屯聚桑洲遣輸糧銀經月不至孤危之勢
誠可畏也今宜於台洲專立督餉方面積聚糧餉訓練
兵士以重鎮而且西控溫處金衢北衛寧紹權非造制
而威可近飭也如是則糧餉無臨時輸運之難而士卒
有先時設備之佚以至出海兵船衛所官軍悉知警備
而防禦益固矣夫督餉既立則糧餉聚糧餉聚則兵士
充兵士充則訓練精如是則先聲足以破其膽而防禦
足以杜其釁衝突足以挫其鋒行之三年而海不揚波
矣此督餉所當議也近雖添設兵備叅將然於糧餉無
裨雖增兵何益哉

都御史唐順之云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

天生此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於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即打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故縣而內徙之恐是千內之一失未可謂昔人盡是而今人非也

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册子金塘大樹蘭秀劔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檀頭等山界之上也灘山許山羊山馬蹟兩頭洞魚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衢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由之道也海防莫急於舟師四寨六總分哨守各洋港其南哨也至直隸下門南麂王環烏沙門等山交于閩海而止其北哨也至羊山馬蹟灘許衢等山處交于直海而止陳錢爲浙直分隸之處交相會哨是故今日之設險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蹟羊山普陀大衢爲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

直隸事宜

巡撫都御史翁大立題云今日海防之要惟有三策出海會哨母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距守母使登岸者得中策出水列陣母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

則無策矣臣周行海壖分有信地視吳松所乃水陸之
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
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統兵鎮之自吳淞而
北爲劉家河爲七十二港又東爲崇明縣七了而西爲白
茆港爲福山又折而西北爲楊舍爲江陰爲靖江又西
爲孟河爲圖山此皆舟師可居利於水戰臣皆設有兵
船非統以把總卽統以指揮而又以圖山遊兵把總駐
劄營前沙會哨於江北吳淞遊兵把總駐劄竹箔沙會
哨於洋山常鎮叅將統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於揚
舍所備水戰者亦既密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每多
砂磧賊可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距守以
中策不可也今日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以把總練兵
一枝守之川沙而南爲南匯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
南匯而西爲青村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
爲柘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
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也柘林而西爲金山
衛西連柘浦東接柘林頻年皆賊所巢窟添設遊擊將
軍一員統領馬步遊兵往來遊徼則北可以護松江而
西可以援乍浦

江北

都御史唐順之云廟灣勦賊之路原有兩條一條從寶應拖船過埧水路自清溝喻口進攻則兵勢既迅而饋餉亦易一路從淮安至馬邏陸路進攻此兵勢既迂而饋餉亦難

又云江北局面與江南浙福不同靠不得水戰止靠陸戰也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海寇之來每自南而北度南麂山則自廣入閩矣過流江寨則出閩入浙東矣越海門則又浙之西矣踰寶山至吳淞沙上等處則又自浙入江南直隸矣沙上以南不暇泛及茲以海道之要害切于江北者言之狼山當江南之吭而廖角楊港皆揚之東南界也胸山據淮海之首鬱州嚶游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沿海衝要之區寇盜停船出沒之處乃據守所當先者也

淮陽二郡界於江淮之間東瀕大海賊舟出沒三面臨防爲難 國初備禦之制淮安設衛二內屬所五外屬所五揚州設衛三內屬所十四外屬所三復建兵府雖職司轉漕實示控扼之勢蓋南北之咽喉非他郡比也愚考其地形起自東南菱角嘴以抵姚家蕩綿延三四

百里除安豐等二十六場俱在腹內不為要害要害之
 處乃通棚也狼山也楊樹港裏河鎮也餘東餘西場也
 藜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閘港也廟灣劉庄金沙場也
 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出入至逼近楊棚也曰北海所
 從以通新閘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其為巨鎮而
 通天海口也當事者須設把總三人一駐新港一駐北
 海一駐廟灣更有陸路遊擊一員駐劉海東則東可以
 控狼山通棚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衛楊棚矣

山東事宜

登州營

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南北三面受敵故設
 三營聯絡每營當一面之寄登州營所以控北海之險
 也登萊二衛併青州左隸焉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奇
 山福山中前王徐前諸所語寨則有黃河口劉家汪解
 宋蘆徐馬停皂河馬埠諸寨語巡司則又有楊家店高
 山孫界鎮馬停鎮東良海口柴胡海倉魚兒鋪高家港
 諸司三營各立把總二員以總轄之其在海外則島嶼
 環抱自東北崆峒半洋西抵長山蓬萊田橫沙門鼉磯
 三山芙蓉桑島錯落盤居以為登州北門之護過此而
 北則遼陽矣此天造地設之險也然諸島雖近登州而

居島以取魚鹽之利者乃遼陽之編伍非山東之戍卒也叫呶跳梁可畏而不可恃故北海之濱既有府治而設險者復建備倭城于新河海口以爲屏翰且有本營之建焉沿海兵防特重其責非若他省但建水寨于島嶼良有以也夫島嶼既不設險則海口所係匪輕自營城以東若抹直石落灣子劉家汪平暢蘆洋諸處自營城以西若西王莊西山樂家孫家海洋山後八角城後芝茱莒島諸處皆可通番舶登突巖外戶以緩堂閫其平營典守之責乎

一曾聞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由此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非諸練之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俟焉者也若白蓬頭槐子石橋鷄鳴嶼金嘴石食廟淺灘亂磯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焉者也嚴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交牌信驗習熟有素則他日廟堂或脩海運亦大有賴焉獨禦倭云乎哉

遼陽事宜

遼地負山阻海屹然爲東北雄鎮北臨沙漠而遼海三

萬潘陽鐵嶺之統於開原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金
復寧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足嚴守望京師翰屏可謂
固矣然觀今日備虜邊防頗爲有賴而備倭海防視爲
虛文蓋自劉江金線島之捷而海氛久熄自山東海運
之廢而墩寨益廢於是旅順諸堡亦無復用識者謂遼
東沿邊五路得分守應援之規沿海衛所亦當如其制
如旅順而西以金州轄之三岔河而南以蓋州轄之三
岔河而東以三屯轄之總兵撫按之統其責者秋汛以
防邊爲重防海爲次春汛以防海爲重防邊爲次則雖
島夷窺伺豈能遽犯哉

海防總論

總督尚書胡宗憲云防海之制謂之海防則必宜防之
于海猶江防者必防之于江此定論也 國初沿海每
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槳等船一百餘隻出海指揮統
率官軍更番出洋哨守海上諸島皆有烽墩可爲停泊
其後弛出洋之令列船港自浙東定海浙西于志捕蘇
州于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夫志捕之地海灘淺閣無山
畧避風之處前月把總周易等所領戰船被賊燒燬僅
遺十餘隻近又報爲颶風擊碎不若海中洋山殿前窩
集反可泊船也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紆迴又非泊

船處所議者欲分番怎捕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淞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品峙哨守相聯可扼來寇而又其外陳錢諸島尤爲賊衝三路之要兵部原題副總兵俞大猷統領戰船駐劄海上防賊截役則如陳錢乃其所當屯泊而提督軍門及海道等官每於風汛時月相叅巡察有警則我大船火器衝截賊入使不得越各島則彼毒無所施釁孽不作而外地安堵矣

通政唐順之云禦倭上策自來無人不言禦之于海而竟罕能禦之者何也文臣不下海者則將領畏避潮險不肯出洋將領不肯出洋而責之小校水卒則亦驟泊近港不肯遠哨是以賊惟不來來則登岸殘破地方則陸將重罪而水將旁觀矣竊觀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連絡是造物者特設此險以迂海賊入寇之路以蔽吳淞江定海內地港口也

國初設縣置衛最有深意而沈家門分哨之制至今可考合無春汛緊急時月蘇松兵備暫駐崇明寧紹兵備或海道擇推一人暫駐舟山而總兵副總兵常居海中嚴督各把總分定海面南北會哨晝夜揚帆環轉不絕其遠哨必是至洋山馬蹟

又云國初防海規畫至為精密百年以來海烽久息人情怠弛因而隳廢

國初海島便近去處皆設水寨以據險伺敵後來將士憚於迴海水寨之名雖在而皆是海島移至海岸聞老將言雙嶼列港崑嶼諸島近時海賊據以為巢者皆是

國初水寨故處向使我常據之賊安得而巢之今宜查國初海防所在一一修復及查沿海衛所原設出哨海船額數係軍三民七成造者照數徵價貼助打造福船之用

兵部尚書楊轉云平倭長策不欲糜費于海上直欲邀擊于海中比之制禦北狄守大邊而不守次邊者專體相同誠得先發制人之意

國初更番出洋之制極為盡善至於列船港次猶之棄門戶而守堂堂寢失初意宜復 祖宗出洋之制

知府嚴中云海防不設險于海中山沙猶論北方邊務者不可但守近邊須遠守于邊牆之外其見同也昔者俞子俊嘗因修外邊費財甚多其後邊牆反易壞而難守何也離內地太遠照顧之力自有所不逮也且如此邊之制每城堞相去六尺一軍守之至于六百丈之遠不過守以千人而已虜來攻城動以數萬計六百丈之

間只此千人何以相策應而禦乎此與水兵哨船出海太遠聲援不及備禦甚難同一義也

國初信國公不肯設險于險之外豈其智不及此哉可以悟矣

寧波生員陳可願云禦海洋之策有言其可行者有言其不可行者將以何爲定乎嘗親至海上而知之向來定海奉象一帶平民以海爲生盪小舟至陳錢下八山取穀肉紫菜者不啻萬計每歲倭船入寇五島開洋東北風五六晝夜至陳錢下八分艇以犯重浙直隸此輩恒先遇之有遇殺者有被擄爲鄉導者因此諸山曠遠蕭條無居民守禦賊以深入

總督胡公與趙工之議所由建也此國初以來從無人法此二公上疏之後罔不羨其精思卓識然事理雖長而未經試練苟無將官遵而行之始覺其間有便者何也離內地太遠聲援不及接濟不便風潮有順逆航船有便否蛟龍之驚觸礁之險設伏擊刺之難將官之命危于磊卵無惑其爭執爲難行也然自禦海洋之法立而倭至必預爲之備亦甚易非若乙卯已船岸人猶未覺其爲寇也苟因將官之不欲而遂已之是因咽而廢食也烏可哉如愚見哨賊于遠洋而不常厥居擊賊

于近洋而勿使近岸是謂善體二公立法之意而悠久可行矣

太常寺卿魏校云晉溪在三邊欲分軍守邊遂菴聞而訝之使人往問晉溪答曰三邊數千里欲一一守之雖盡天下之兵不能也只是擇要害處爲達虜素所入寇之路把接則可耳晉溪威令素行凡達入寇衆軍爭相救援無不擒獲邊境稍安

廣福浙三省大海相連地畫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孤圍受敵勢弱而危戢捕之謀能無賴于相須乎曾考入番罪犯多係廣福浙三省之人通夥流劫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廣東而上達於漳泉蔓延於興福北風汛則勾引引夷船由浙江而下達於福寧蔓延於興泉四方無賴又從而接濟之嚮導之若欲調兵剿捕攻東則窺西攻南則遁北急則潛移外境不能以窮追緩則旋復合踪有難於卒殄此夷船與草撇船之大勢也又有一種姦徒見本處禁嚴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於廣東之高潮等處造船浙江之寧紹等處置貨糾黨入番在浙江廣東者在於福建之漳泉等處造船置貨糾黨入番此三省之通弊也故福建捕之而廣浙不捕不可也廣浙捕之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嚴令各官於連界處會哨

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城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哨至淞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遇有倭患互為聲援協謀會捕賊勢有不孤窮而海患有不戢寧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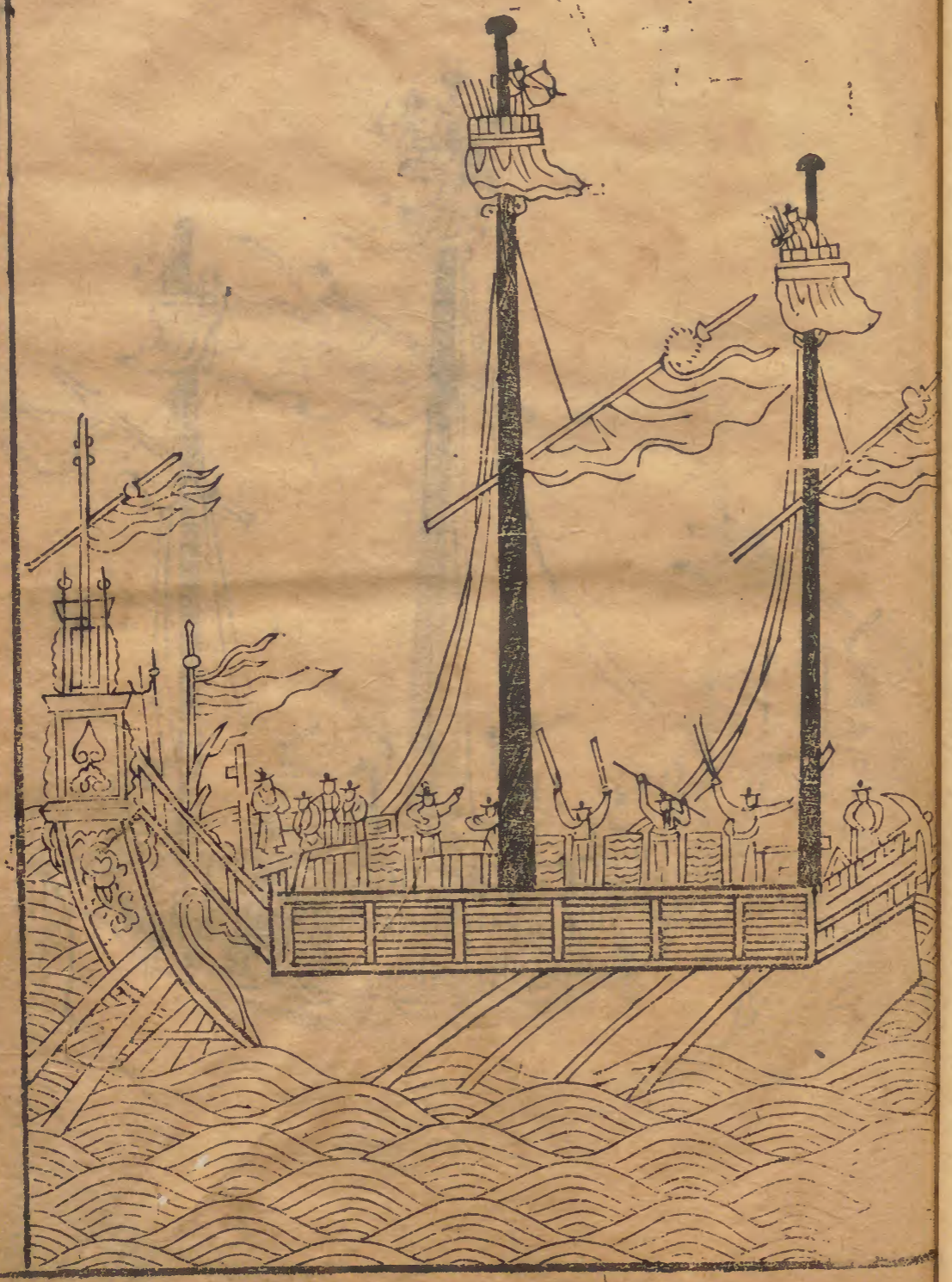
海防要害

章氏俊卿曰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建康腹心也則防海之策海口為要害矣故在浙則金山海門崇明定海秀州海鹽為要害在淮則通州料角泰州五臺建康土山江乘為要害于此有備則賊不能衝突矣若義

問亦言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豪諳練海道之險易又能役使船戶若雜以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於沿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軍扼於塘岸之口策之上也此雖皆為宋都建康而設策與今日事體不同然嘉靖以來海上築點之徒或射利以熾張或望風而嘯聚而島夷之為患者縱橫劫掠于吳浙閩中嶺表之間且數歲其始皆從海上來也使當時有建此策者撓之以土豪扼之以官軍而于所謂咽喉者吾據而過之則彼豈能飛渡而登陸乎若熾張

嘯聚之徒又不足言矣今幸海波不揚而桑土之微不可
 無慮其間規畫之宜如簡沿海之軍復戰船之數固所
 當預者若宋人防海阨其要害與土豪分寨為主之說
 誠有可行視昔日縱使登陵而百萬禦之不得及召募
 烏合之衆以應接者功相萬也當事者圖之

大廣船式



式船山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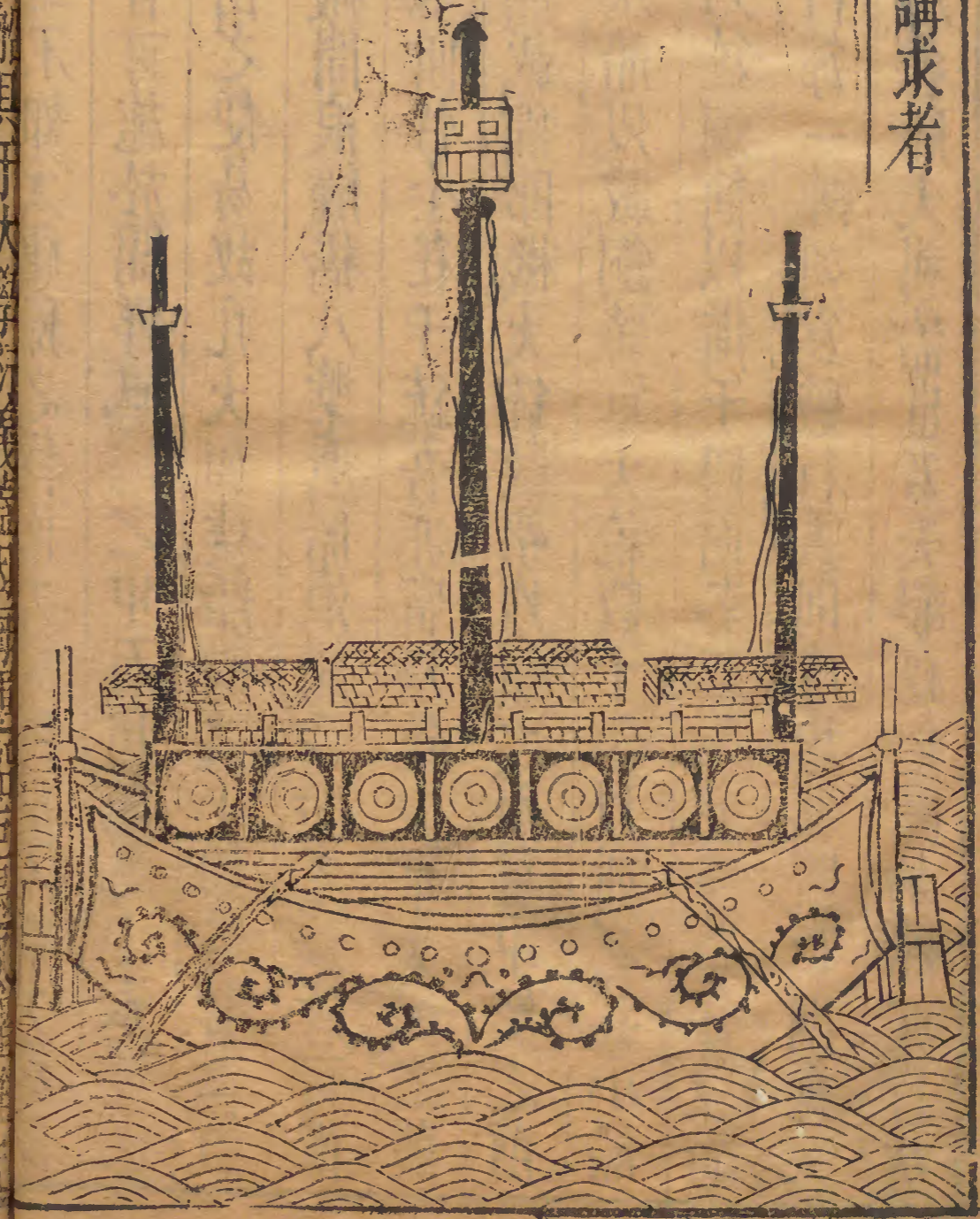
式船福大



大廣船雖不如大福船之便而大福船則不如大廣船
之堅然皆可施於開洋風濤之中而稍遇風小水淺又
不如蒼山之便易故凡大如樓船艨艟小如舢舨海鯨
以至草搬開浪艫橋八槳鷹船漁船沙船之類皆可備
用但海寇所恃全在于銃吾亦當以銃中軍大船之前
用次等船載佛郎機大銃數架以鎮之兩翼中船之前
亦用再次船以載銅將軍大銃數十架以列之其小船
亦各載鳥銃銅筒以備于四面各船編定字號每數船
列爲一行每一陣列爲數行晝則麾旗爲號夜則振鼓
爲節此乃各船大利器也若夫蜈蚣船踏輪船亦皆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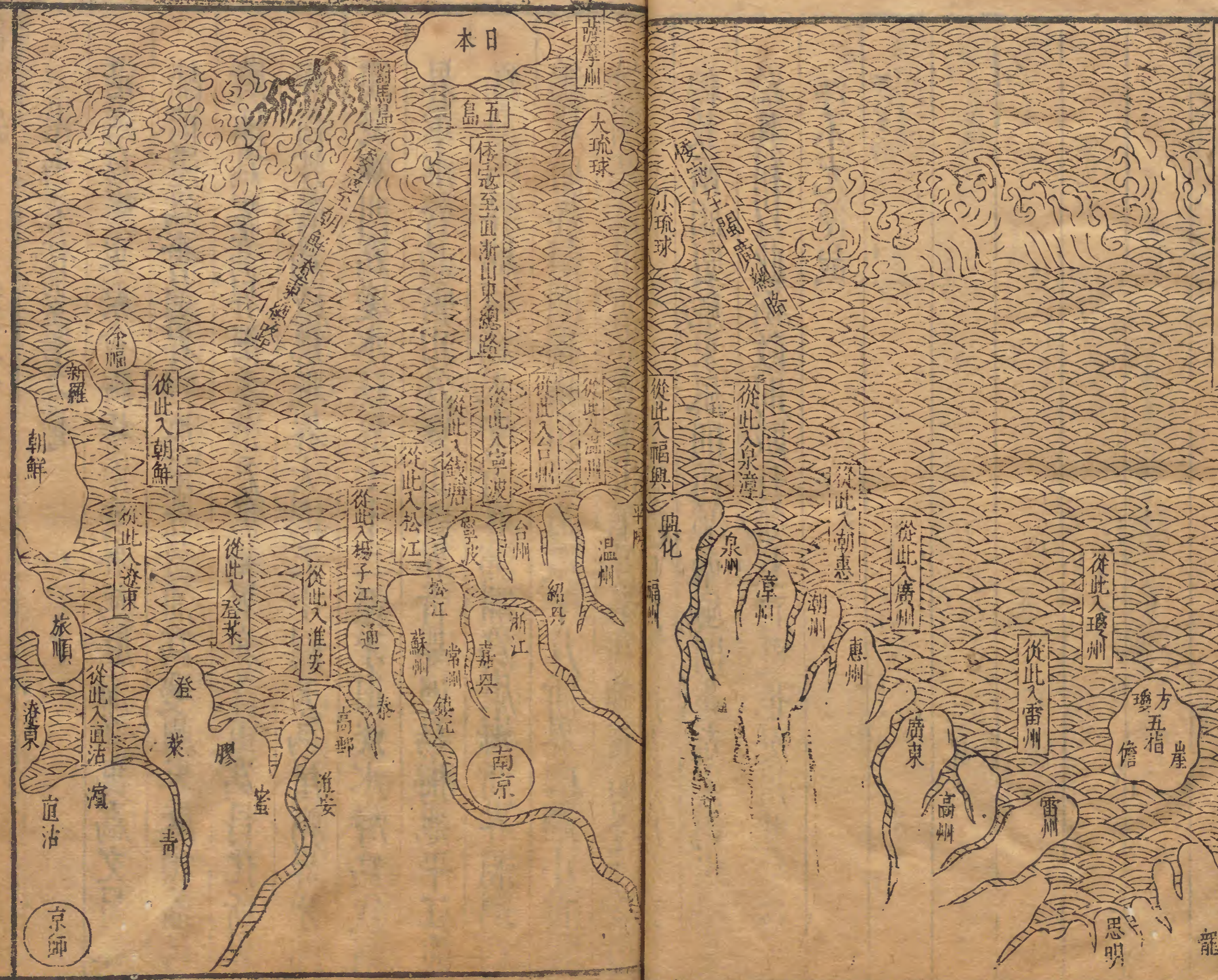
海所當講求者

兩頭船式



按兩頭船具于大學衍義蓋因海運船巨遇風懼難旋
 轉故兩頭製舵東風則西馳南風則北走海道諸船無
 踰其利以此衝敵則賊舟雖整可亂也况用此捕盜江
 洋不尤便哉

日本島夷入寇之圖



本日

五島

倭寇至直浙山東總路

大琉球

小琉球

倭寇至直浙山東總路

今幅

新羅

從此入朝鮮

從此入遼東

從此入登萊

從此入淮安

從此入揚子江

從此入松江

從此入錢塘

從此入寧波

從此入台州

從此入溫州

從此入泉漳

從此入福州

從此入潮惠

從此入廣州

從此入瓊州

從此入雷州

安南國

朝鮮

旅順

遼東

直沽

京師

登萊

膠

青

高郵

淮安

通

蘇州

鎮江

南京

浙江

紹興

溫州

興化

泉州

漳州

潮州

惠州

廣東

高州

雷州

瓊

五指

崖

思明

廣

龍

沿海界倭要害之地

沿海自廣東樂會縣接南安界起歷海條奧為文昌界
 舖前港為會通界神應港豐盈浦為瓊州界麻頭浦呂
 灣浦為臨高界田禾灣為儋州界義詐山為昌化所界
 歷白沙管為感恩縣界大洞天小洞天為崖州界牙郎
 澳雙洲門為凌水縣界七十二徑牙山淡水灣為欽州
 界革水營為雷山為靈山縣界青嬰池楊梅池平江池
 為蕪州界郡州為永安所界泖洲為康海所界澗洲為
 錦農所界詞洲獨猪山為石城千戶所界礪洲小黃程
 汾洲為寧川所界青聚山羅浮峯為神靈衛界海凌山
 為雙海所界小獲山為海豐所界中獲山為陽江所界
 大獲山為新寧縣界西雄山鷓洲山為新會縣界萬斛
 山上川山為順德縣界石岐峯為香山縣界蛇西山大
 南常山為南海番禺界烏沙洋為白沙巡司界九星洋
 為福永巡司界珊瑚洲渡杯山為東莞縣界合蘭洲為
 大鵬所界馬鞍洲為鐵岡驛界寧洲山桔洲山為惠洲
 界記心洋為平海所界徐娘山為海豐縣界大星尖山
 為捷勝所界吉頭峯為碣石衛界前標峯為甲子門所
 界陶娘灣靖海畧為靖海所界大浮山玉嶼山為潮陽
 縣海門所界小棋山為蓬洲所界大棋山為大城所界

大京山九猴山爲饒平縣界計五千里抵福建南澳山
爲玄鍾界歷侍郎洲石城嶼爲銅山所界歷鴻儒嶼沙
炳畧爲陸鰲所界大澈嶼壁洲山爲鎮海衛界小澈嶼
爲月港界舊浯嶼爲高浦所界嘉禾山大担山爲中左
所界小担虎頭山爲金門所界大登山小登山爲福全
所界大捕山小捕山爲永寧衛界埕埭峯懶窟峯爲崇
武所界沙塘灣爲惠安縣界嶸嶼白嶼爲蜂尾巡司界
湄洲山爲南泉寨蒲禧所界石獅峯小灣峯爲小海衛
界埕中三江中爲冲心巡司界網山王家嶼爲萬安所
界六湖山碧水島爲鎮東衛界踵門山爲蕉山巡司界
日嶼月嶼爲梅花所界卽會城三波礁五虎澳爲連江
界下千塘四嶼所定海所界花瓶爲北茭巡司界飛鸞
渡爲寧德縣界青山峯爲大金所界天千山丁家程大
俞山三星山流江爲福寧州界計二千里抵潮江懸中
峯爲浦門壯士二所界歷長沙門大昆山爲金鄉衛界
鳳凰山爲平陽所界銅盆山爲沙園所界仙口峯飛雲
渡爲瑞安所界大衢山海安港爲海安所界寬畧披山
爲寧村所界黃華港爲磐石衛界大巖頭爲磐石後右
界前山霞斗門爲蒲岐所界九眼塘斗門關爲三山巡
司界丁髻峯爲楚門所界臨門隘爲隘頑所界省梅坑

為沙角巡司界大陳山石塘港為松門衛金清關西嶼
 閘水清閘皆朱文公所造為新河所界金沙灘鐘礁為
 海門衛界海門港為海門前所界五嶼為桃渚所界三
 門山為健跳所界石浦港為前後二所界青苔灣為昌
 國衛界小目山為爵谿所界西厨山為前倉所界孝順
 洋白塗為大嵩所界大射山為穿山後所界洛茄山長
 白山為中左所界大魚灣為長山巡司界招寶山中子
 山為定海衛界全家畧為寧波界丘家洋為慈溪界金
 塾浦為龍山所界松浦港為松浦巡司界黃山為觀海
 衛界破山浦為三山所界化龍浦為餘姚界臨山為
 臨山衛界西海塘為上虞界漁山蒙池臺為紹興三江
 所界鯨子山為蕭山界和尚山栲門為會城界茶浦門
 為海寧所界大衢山小衢山為澈浦所界扶桑山為海
 寧衛界西海口馬蹟山北丁興殿前山淡水門為乍浦
 所界計二千七百里抵南直隸三姑山為金山衛胡家
 港金山巡司界上釣山中釣山下釣山大盤山為青村
 所界蒲畧為南漕所界陳錢山茶山為南贍巡司界寶
 山為上海界永字山分水礁海礁山絳淘港為吳淞所
 界浪岡山顧涇港為嘉定界竺箔沙送信嘴小團沙新
 安沙為大倉界大陰沙管家沙為崇明界福山狼山三

槿口為通州千戶所界唐家港海門島為泰州界亂沙
 新洋港為鹽城界開山淮河口鶯山為安東界舫山高
 公島為海州所界清河口已頭河為贛榆界旬島勞山
 島為安東界孤耆山為石臼所界計一千八百里抵山
 東青沉峯歷胡家峯為高港巡司界沙嘴峯為靈山衛
 界黃埠峯為夏河寨界洋河 為膠州界大勞山田橫
 島為鯊山衛界走馬峯為即墨界馬山為浮山所界旬
 島赤島為雄崖所界吾 徐福山為大山所界巨高島
 為大嵩衛界竹島為海陽所界松島莫邪島漫鷄島為
 靖海衛界佛島為津寧所界五疊島下勞山為壽山所
 界歇馬墩洛口保主為成山衛界海牛島為不夜城界
 家峯為百尺巖所界古陌頂為威海衛界父島為金山
 所界新安堡戲山峯為寧海衛界海鷄山為竈河寨界
 武家庄為馬埠寨界洋山為萊州界八角島蛻蟻島為
 登州界劉馬窪為盧洋寨界沙門島為解宋寨界單山
 為黃縣界桑島為馬停寨界龜島為昌邑縣界歌末島
 為壽光界都里鎮為蒲亭界青島為利津界黃島為賓
 州界直沽口為寶坻縣界塔山為盧龍衛界蔬萊島為
 中前所界牛車島為中後所界孤山為中右所界何陽
 島羅兒島為金州衛界石灘島為左所界東雲島黃駝

島為蓋州衛界屏風山為復州衛界鳳凰山為中左所
 界女兒河為中屯衛右屯衛界遼河渡古寺島為廣寧
 衛界麻田島平島為海州衛界湯站堡為鎮遠所界臨
 江為義州界計一千三百餘里為鴨綠朝鮮界總其入
 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
 琉球而視風之變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正東
 風猛則由五島歷天竺而渡而視風之變東北多則至
 烏沙門分鯨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
 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
 至李西界壁下陳錢分鯨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
 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由南沙而入
 大江犯瓜儀常鎮或由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
 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防倭
 者以三四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向之入寇者薩
 摩肥後長門三州之賊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
 多博人善造舟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間亦有之乃因
 商于薩摩而附行者○廣東列郡十分為三路高雷廉
 近占城滿刺諸番烟烽稀曠東路東莞惠潮皆倭寇不
 時出入之地而東路為尤要衝若柘林者則又東路控
 賊之咽喉門戶也無柘林是無水寨矣無水寨是無東

路矣瓊州四面環海東西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
里長山峻嶺三黎錯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爲黎據群
岡之中定安尤險稍或撤備門庭皆劫敵矣頃因辛丑
之亂舉兵討平事雖大定險終在夷議者欲於羅活崗
據以重兵斷其往來成伏噫必如是而後爲久安之計
乎福洋烽火門寨設于福寧州所轄官井埕羅浮爲南
北中三哨後官井添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鎮分爲二哨
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五小埕水寨設于連江所轄
安鎮北菱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當
會哨者三日南水寨設於莆田所轄冲心蒲潭宗武等
所司爲三哨而文澳港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日
南當會哨者四浯嶼水寨設于同安上有圍頭以樞日
南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二銅山水寨設
於漳浦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接廣東大約
當會哨者二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
日南日南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
矣由北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日南日南
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
絡勢如長蛇防禦之法其能踰此耶總計八閩之地二
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二福漳是也其要

害地如晉江深扈獺窟興化冲心平海龍溪海門漳浦
島尾南靖九龍寨溪是也然莫有如福寧之尤險者三
面孤懸海中如人吐舌賊入必首犯之舊寨設於州東
北六十里三沙海面後焦弘倡議棄徙松山今必復舊
而後可乎浙洋沿海舊設四總今增爲四叅六總矣四
叅者杭嘉湖一寧紹一溫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
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悉其防禦之制自內達外有三
重焉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蹟羊山普陀爲第一重沈
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
至密也乃若定海者是寧紹之門舟山者又定海之
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爲里者四爲畧者八十有三五
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待取給于外非若普
陀諸山比也 國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
計也信國經畧海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
識其小而未見其大也蘇松爲畿輔望郡濱于大海自
吳松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
徑道因不能禦之于海致賊深入其禍慘矣今建議者
曰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漕
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爲巢穴者各設陸路把
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于柘林乍浦之間尤爲直浙要

衝特設總兵以爲陸路各將之領袖又于其中添設遊
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
援乍浦也至于蘇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如嘉定之吳淞
大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可入者各設水兵
把總以堵截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
處特設叅將以爲水兵各將之領袖而又于申添設遊
兵把總二員分駐行治營前二沙往來巡哨所以遠哨
海洋而遮蔽港口也外內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
賊于外洋下之可以循塘而拒守亦既精且密矣乃若
淮陽二郡介於江淮之間東瀕大海二面隄防考其形
勢起自東南麥角嘴姚家蕩綿延四百里除安鹽等三
十六場俱在腹裏其爲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
樹港裏河鎮也餘東餘西等場也麥角嘴呂四場也掘
港新聞港也廟灣劉家庄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
新場爲其出入至近通楊州也曰北海所爲其通新聞
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爲其巨鎮而通大海口也
須設三把總以駐之仍用陸路遊擊一員駐劄海安則
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禦楊州矣
倭患之作嶺嶠以北達于淮楊靡不受害而山東獨不
之及者豈其無意于此哉良以山東之民便鞍馬不便

舟楫無過海通番之人為之嚮導接濟耳所慮者登萊
 突出海中三面受敵且危礁暗沙不可勝數非諳練之
 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
 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三門沙山諸島乃賊
 之所必泊而我之當伺者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鷄鳴嶼
 夫人嶼金勞石倉廟淺灘亂磯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
 所當遠者當事諸臣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造舟
 選卒練習故事將來 廟堂或脩海運以備不虞亦大
 有賴焉獨禦寇云乎哉遼東古管并地也皆為沙漠花
 當告列迷諸部落在焉其面為滄溟其餘氣為朝鮮

國初設瀋陽遼陽二萬鐵嶺四衛統于開元以渴
 之衝全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以防島夷之入東
 北藩籬可謂固矣洪武初倭奴以玩南方之心而玩遼
 東遼人以禦北狄之法而禦倭寇斬滅無遺海氛蕩熄
 劉江金線島之捷是已二百年來邊備如故倭敢遽犯
 哉但地方千有餘里馬步九萬員名止藉山海關一路
 饋餉我 朝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又自 京師達于
 遼陽飛輓不繼何以食之此其患非渺小矣邇者登萊
 運米達遼甚便惜未多耳愚謂 國初軍屯商中之制
 至為精當而大壞極敝司國計者當深念而亟圖之不

當專責募帥而已也

沿海禦寇要地

倭之來在海或伏我中國人爲船主比登陸又仗我中國人爲地主蓋倭以剽劫我中國人爲利而我中國人則往往以得主倭爲利浙直皆然閩爲甚閩之泉漳尤甚禦之之法莫善於洪武初湯信國海上之經畧其法自遼東山東浙直閩廣凡沿海要害處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而閩之五水門寨尤石畫也廢之不講久矣嘉靖癸亥甲子間二華譚公來開府提督軍務與總兵戚繼光唐世共訪求信國遺迹修復之西爲烽火門寨在

福寧州寧德縣地方由浙之温台接壤次西爲小嶼在

羅源連江長樂三縣地方又次在南日山福清縣東衛興化府地方次東爲浯嶼在泉州府永寧衛同安縣地方最東南爲銅山寨在漳州府漳浦縣鎮海衛及玄鍾所地方彼此接界而接哨又防于海之外是最爲策之善者漳之月港向爲倭之窟穴今改設海澄縣於防禦亦爲得策矣第從此更東南則廣東界而閩廣交界之所爲南澳澳中有柘林有金嶼擘嶼有虎嶼有獅頭嶼有鷄母澳有宰猪澳有龍眼沙澳有雲蓋寺澳有清澳有深澳又有許朝光新舊城山嶼在大海洋少人屯

娶地甚遼濶又有險可據近年海賊吳平曾據以叛造
 居室起敵樓于娘娘宮澳口之前後泊艤艘巨艦于澳
 前深處我師攻之不克賴戚將軍竭謀悉力僅能驅之
 于廣海而其地未聞有所以經畧他時倭復來與我內
 地賊互相結而盤據為閩廣間腹心肘腋患此不可不
 逆慮謂當于五水寨之外更設一鎮即其所謂新舊城
 所為官室敵樓增置而修葺分兵命將戍守之城可以
 耕海可以漁即可省兵餉之四五或即召募土著統之
 以能將為防海未遠計亦一策也又若防海者以三四

五月為大汛九月為小汛而防之以其時防當如五
 寨於海之外不當於陸於陸斯無策矣禦倭之難當高

大高大則我能衝壓彼彼舟小不能當我也我之長技
 在火器在長兵在筦筦居前而夾用長兵火器斯為善
 用長技者矣譚戚二公敗之于仙遊驅出其巢穴盡殲
 之于廣東之界上用此法也齊倭之人在士夫家之門
 幹在我學校中一二無耻生亦或利倭之來相與將也
 而羽翼之如所謂程新所謂朱熙載者則軍門既嘗正
 法而予嘗黜革其一二示警戒矣是在後來者加之意
 時倣循故事振飭焉海氛庶可息矣

禦倭夷總論

鄧侯之策謹條其事之大者蓋有七焉一日議將二日
議守令三日議兵四日議財五日議援六日議守七日
議防海此七議者固游談之常言而當事者所易厭者
也然而不可易也愚聞古之遣將者或視于軍中或誓
于軍門之外或將交刃而誓所以一定而制也故將者
君授之制而無制于入者也昔孫武爲吳將兵未試
而斬隊長穰苴爲齊將始出而斬監軍此二子者非好
殺以明威也子公伐郢交延壽欲請之而不從條侯禦
七國梁王數趣之而不動此二子者又非執已以忤物
也然且行之則以商人心而制重也故古者將之守軍

如心使臂如臂使指赴湯火殺溝壑而無不從者謂是
以制其命也而今也如潰麀則敗不可收拾將
與俱靡而已此最今之大患也愚以爲將必先有天下
之識具命世之才自知其足以任矣然後不辭而受之
因察彼而審虛實慮時當否具列其狀請少寬日月一
切得以自由如有不効願伏斧鑕既得請矣然後卧薪
席藁誓不與此賊並立入忘其家出忘其身淬礪奮發
天地可感而金石可破也蓋三軍之志竦矣然後左援
鼓右援旗申衆而誓之取其不率者罪之于庭以令三
軍又取其甚者懸頭于門以令衆其令一新矣然竊慮

金子無縣格于外有士從中吐奇撫劍躍而出焉則賞
不踰時士皆超距作矣有將如此則其氣足以橫海上
而目無倭夷矣軍安得不壯功安得不成故有將則其
他便宜皆未計也故一曰議將然將者折衝于上者也
而守令者保障於下者也將之所轄者廣而守令之所
守者專如使守令能用其民則諸郡邑皆兵也否則將
以賊所至而用兵兵不得不寡如使守令能率其民以
禦賊賊所至皆敵也否則將禦其東而賊轉而西將禦
其南而賊轉而北賊無端而將所嚮之力有限將不得
不勞兵寡而將勞立敵之道也故李廣守北平而匈奴
避邊魏尚為雲中守而虜不敢犯龔遂為渤海而盜賊
散魯恭至樂安而深帥降此其已然之效也其法莫如
使部使者察東南諸郡守令之宜而易置之又使天下
部使者皆察其可為東南者上之銓司又使諸臺評偏
察中外以請又使銓司按諸察舉擇其宜而授之如賊
小至則各以其通戰太至則固守其地以待能固守者
與戰勝者同賞賞必速玩寇者與將同罰罰必重如此
則守令與將同心而諸郡邑與募府同體合而為一以
禦賊尚何賊之不滅哉故二曰議守令愚聞之將不知
兵以其地與敵也兵不知教以其將與敵也今議者不

謂兵之不練而數欲調兵昔山東兵常調矣而無裨于
敗狼廣兵再調矣而無裨于敗番土兵又調矣無裨于
敗而害益滋其所至如乳虎而其臨陣而鳥散居則爲
民蠹出則長賊威故民苦調兵與被賊等以其遣之不
精而取之無統也夫兵法平原曠野此用衆之地也如
群鹿抗獐以多者勝道狹險要如兩鼠鬪穴以勇者勝
雖衆無所用也故我軍千八百進而賊以數人舞刀橫
行稍勁其前則後皆及走千人皆廢矣故兵而有制則
淮陰驅市人而勝泝上兵而無制符堅以四十萬而敗
于淝兵多則難制難制則易敗此其明驗也故曰若練
士者之兵然始練不可以應卒而調兵不可以持久也
若稍減其調而徐俟其練調簡則易精練久則愈精
則士著之兵益奮習則調兵可以益減此始相輔而終
相省也其法則分責守令而總責之將非愚所能悉數
也故三曰議兵愚嘗思今坐困之術莫有過於兵多者
方其兵之初調縣縣傳送其道里之費不可勝言也所
過虜掠其騷動之費不可勝言也至則家給而斤養之
供餉益繁而虜掠不息其費又不可勝言也此自竭其
源者也今議者不惟兵多之費而憂財之乏此所謂外
也因其乏而議加賦益財此又并之并也昔先零之役

當其兵集耿中承羅四十萬穀而不足及充國罷騎兵
般師不費斗穀而羗平人皆知充國屯兵之興利而不
知般師之省費也故調兵一而當練兵之費百養調兵
一而當土著之兵其費十調益減則費益省以其所費
者而練士何弗強也以其所省者而充費何弗贍也此
不加益而足財之道也故四曰議財天列地定制犬牙
相入所以相衛也封疆相錯所以相保也緩則相安急
則相救非苟自全而已也故春秋鄰國不能救譏之但
公不能恤小則譏之此天下之大誼也漢右渠之伐兩
將軍異同而朝鮮幾為唐祿山之變而省蘭離兵難防
遂陷此天下之大機也今地壤相接而坐視勝敗令
長驅深入而無顧忌之心此甚不可長也愚以為宜特
嚴其法約曰賊攻西則東出銳師擊其左賊東則亦如
之賊攻南則北出銳師繞其後賊北則亦如之賊攻中
則左右前後各出銳師四面而起非其守地而兵先至
者有異賞坐視其隣之敗者與同罰則是賊腹背受敵
而我多樹兵也賊亦安能肆而不顧哉此是多方弭賊
之道而今日之要務也故五曰議援夫是援莫先于守
未有幹弱而枝扶者也然守必以戰而守成必以野自
法有陷城之誅而未嚴殘野之罰賊至則苟賦孤城而

棄其四禁煙焰相望號聲相聞所至蕭條郭爲丘墟誠
有所不忍言者又安聞其援乎故李牧備邊先在收保
而不失不能收保是資賊也後將軍燉煌先在乘墜列
障相聯不絕賊不敢犯使竦而可犯是自敝也愚以爲
宜畧倣墩堡之制使民各聚爲市市列爲堡約其道里
之中使勢可相及每賊至則墩堡固守而郡縣急趨而
助之而又特嚴其法使四境殘甚者與失城同罪則人
各爲戰地各爲守賊入而無所得其勢自困矣故六曰
議守雖然此皆賊已入一守之于內而其未入則禦之
于海然諸將海戰而勝者常十七其內地戰者敗常十
八非將勇於海而怯於內也其故有四士卒入海人
還心皆殊死戰無所逃難一也洪艫巨艦易以凌策勢
便二也毒藥火器盡戰且焚三也賊載水而飲開口待
鹵勢不能持四也其後不能禦賊者亦有四犯不測之
險以命博賊而賞常不讐生其忌心一也海中無人易
以爲解二也既不能賞易於姑息將不能驅三也海濱
一不常或利或否四也議者皆言益修戰具及其四失守
馬蹟諸山以控吳六守大衢諸山以衛越守陳錢諸島以
制賊往來之衝夾擊互救三道時賊不足防矣故七
曰議防海然愚又聞善計者當反其始詳慮者當慮其

終自

明興以來防倭之法備矣當是時信國江夏築城起自登萊至浙沿海凡五十九城實非不甚大也籍民丁四之一以戍人非不甚勞也設置衛所間以烽墩其故基累然猶有存者役非不甚廣也然且爲之亦見倭之不可不防而

聖祖之遠謨創始慮終甚深遠也

圖書編卷之五十八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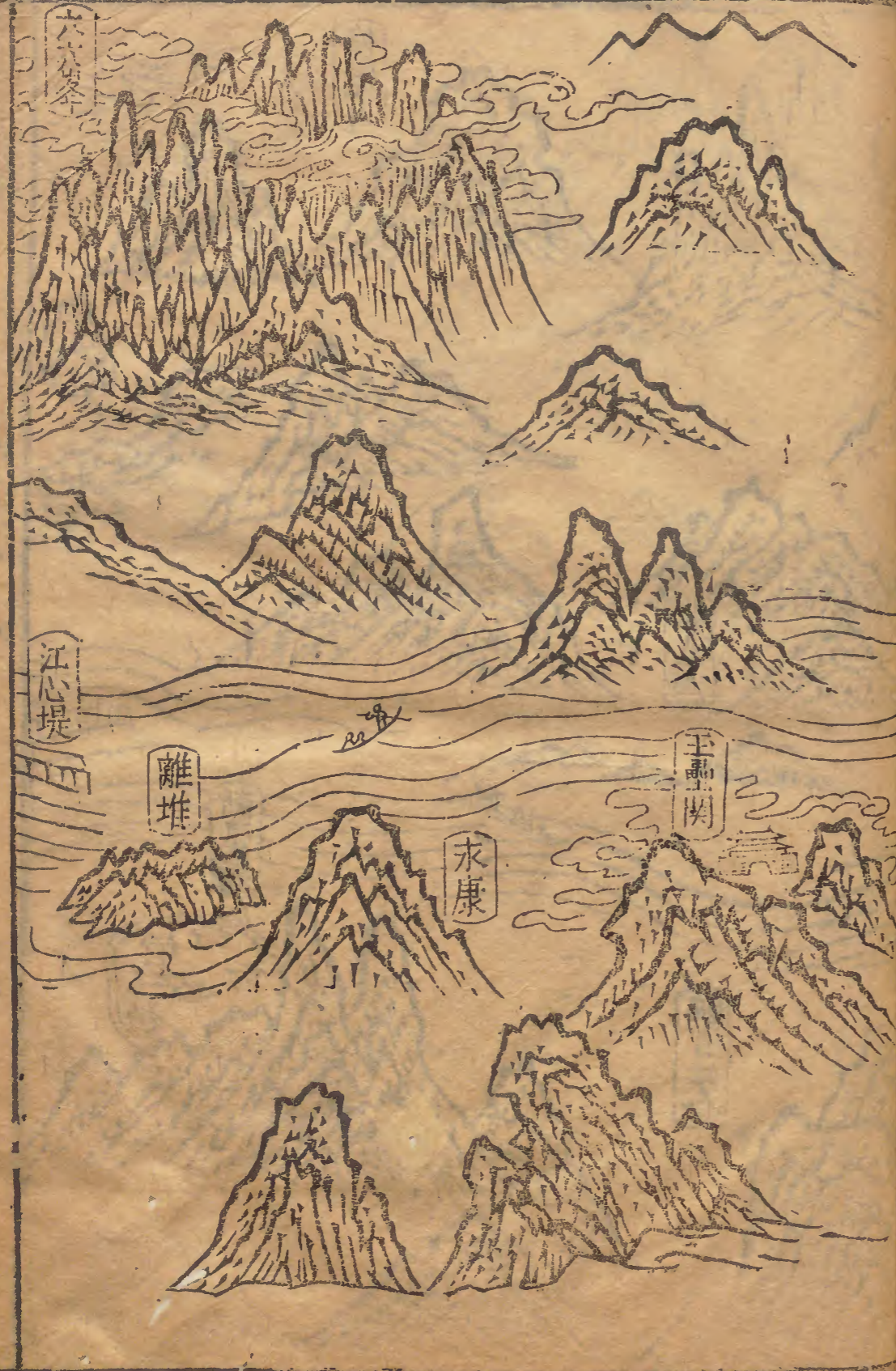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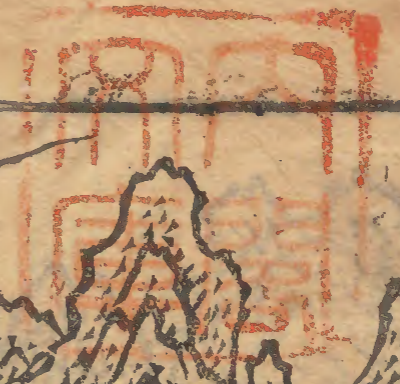
萬里長江圖總叙

水之大者莫大於四瀆江淮河漢是也淮漢之源在中國境內故其流短惟河源發於崑崙之西江源亦發於西戎故其流長然則中國之水源皆自西而來乎西方兌金爲水母水皆發源於西者其金生水之義乎河由西而北而東入于海江由西而南而東入于海然則海固江河之會而江河其始南北兩大經絡所以會四方之水而歸之海矣乎江源發自岷山固屬之蜀也雲

南之金沙江來自西番而會于蜀江蜀果足以盡江之源乎即如江西之水其大派數支其流長餘二千里會于九江即江西而湖廣四川可推也是圖也特記江之大勢云爾安足以盡江之源委乎若江防一節近日南直隸可謂密矣而盜賊即為之斂跡在他省獨不可倣而行之乎噫江防密則江中之盜熄海防密則海中之寇寧河防密則漕河之舟楫利古今法制其在典冊而按圖可考要在得人以行之耳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

萬里長江圖





六六峯

江心堤

離堆

永康

玉壘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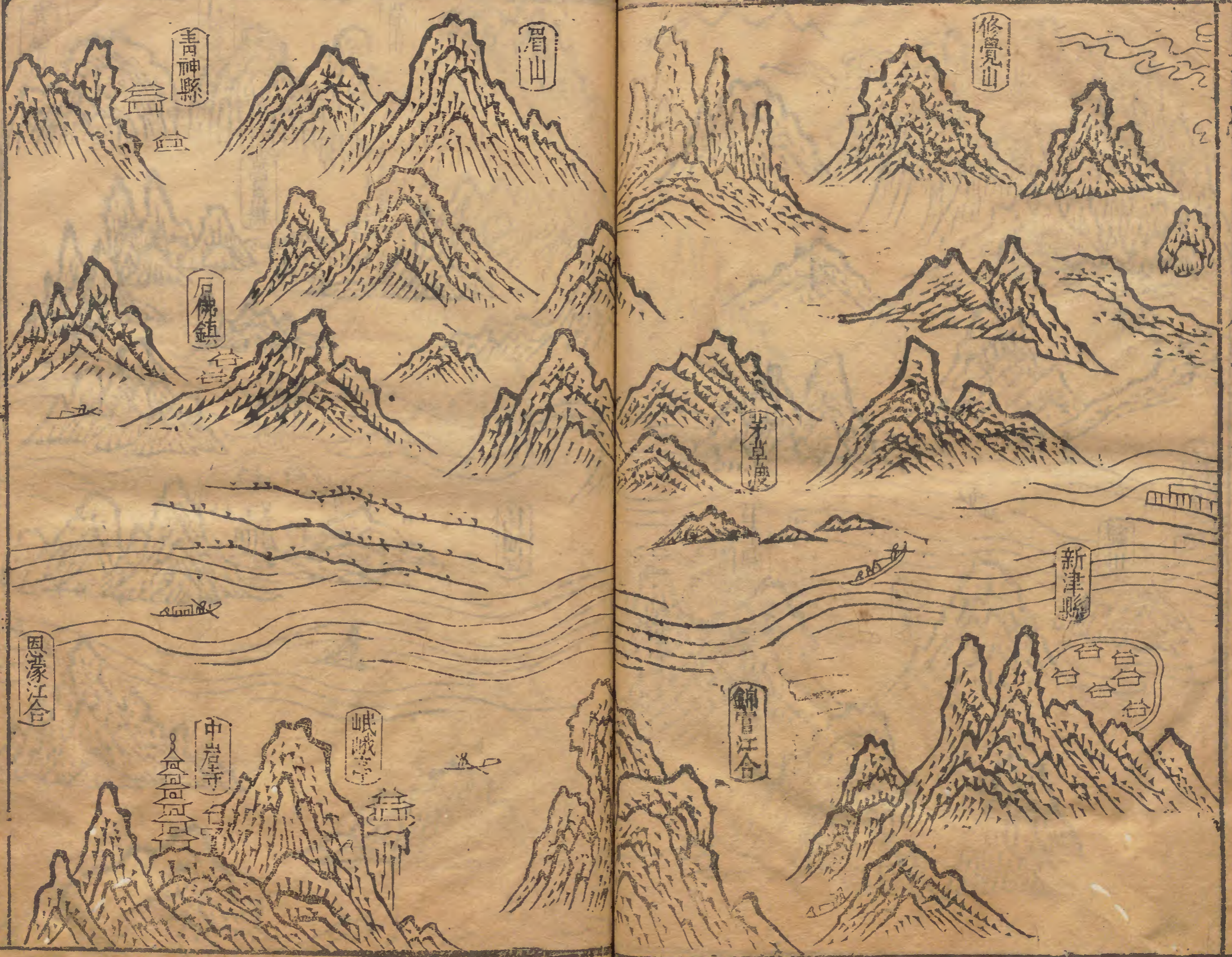
青城縣

丈人觀

虎頭山

春暉閣

白沙渡



蜀山圖

卷五十八

三



持爲縣

九頂山

大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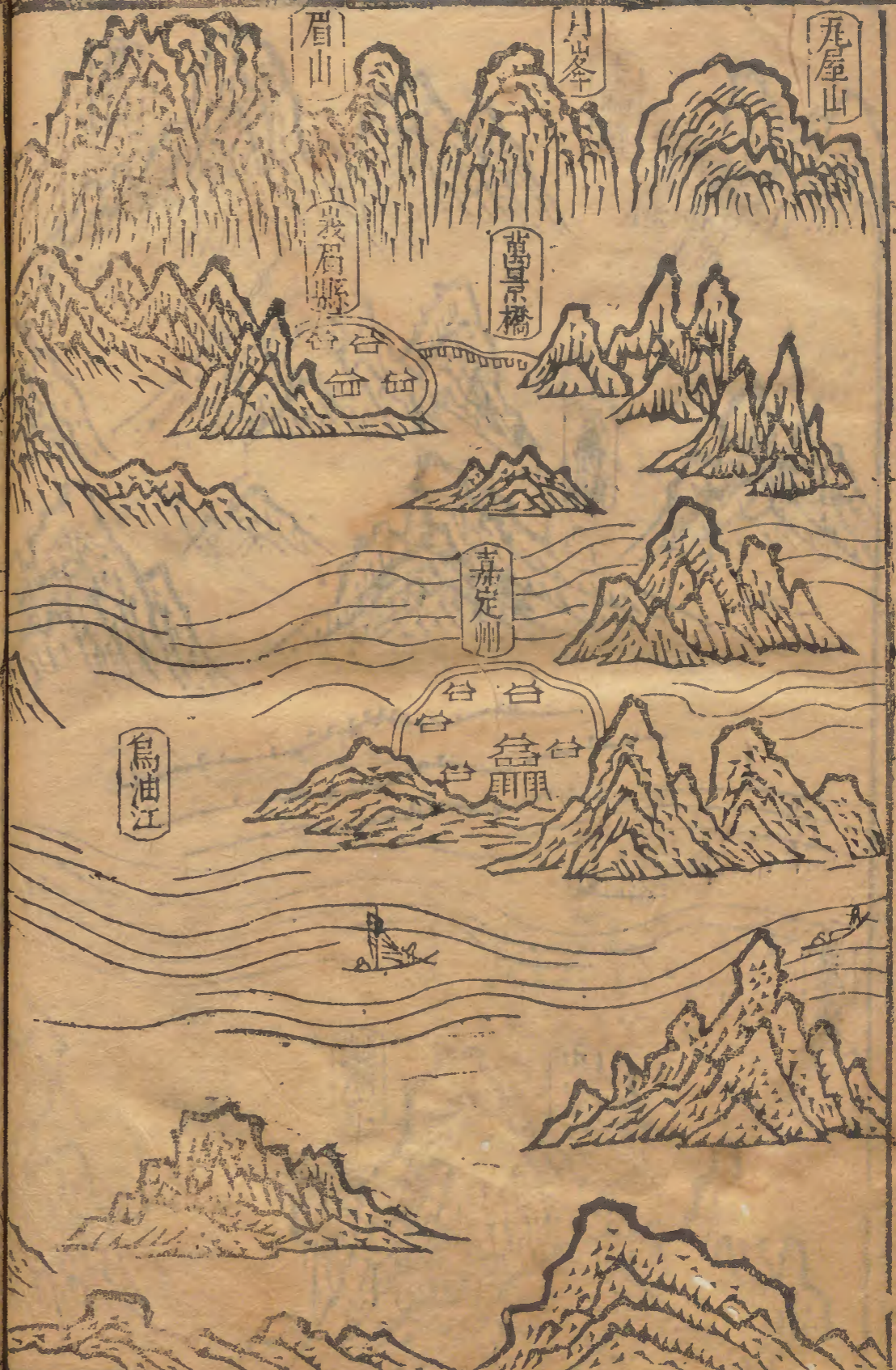
大渡河

赤水自崖門州
會大渡河穿夷
界十山俱合於
此

圖書百編

卷五十八

五



眉山

月峯

九屋山

峨眉縣

萬景橋

嘉定州

烏油江

益縣



山門寨山

長寧江合

白廬州馬湖江
諸水俱合於此

白廬州
內江資
簡江諸
水俱合
於此

廬州

保子山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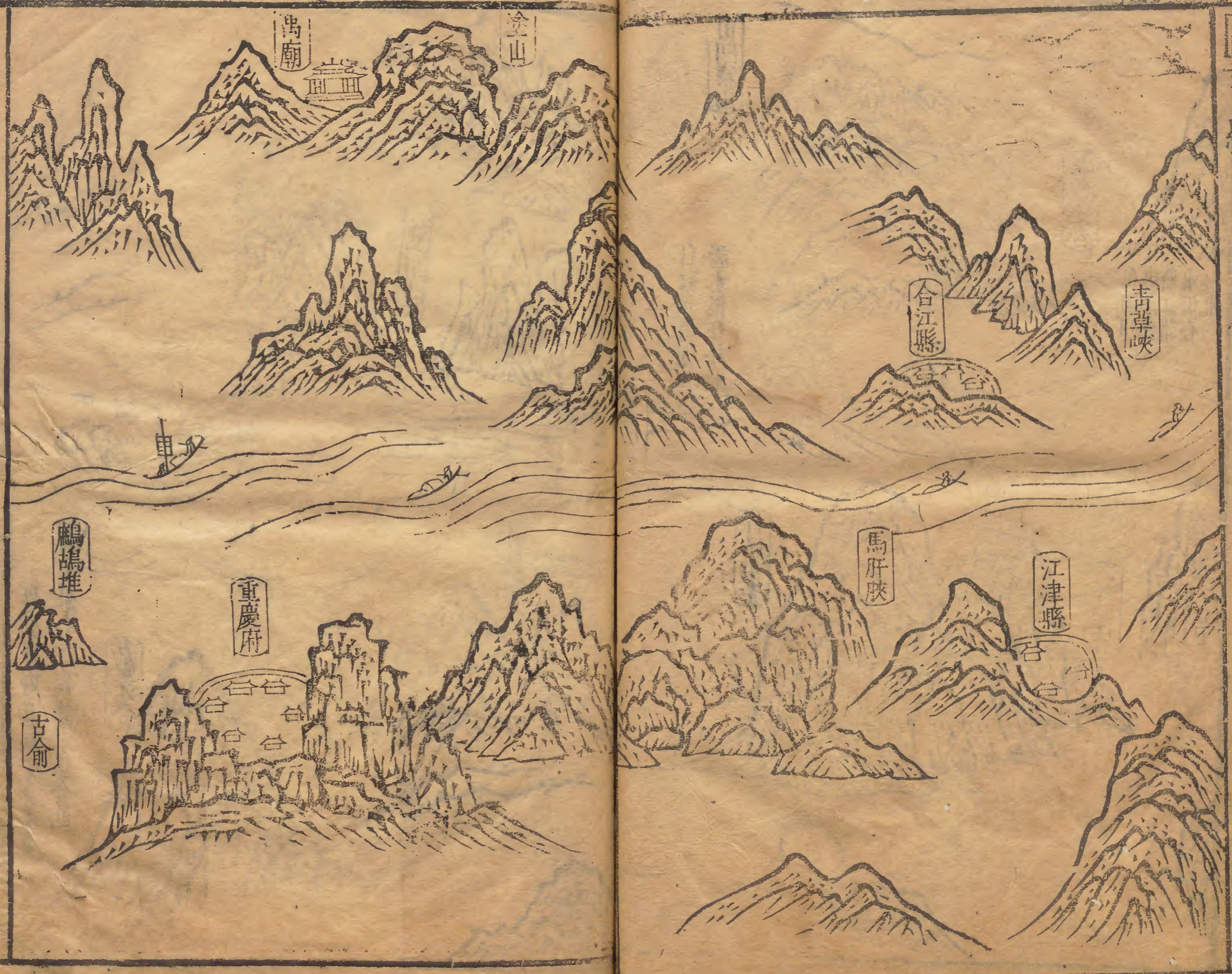
資簡江合



宜化縣

叙江亭

叙州



圖書頁編

卷五十八

六

洪山



自重慶府嘉陵江與利蘭
果合等州諸水俱合此

嘉陵江合

春酒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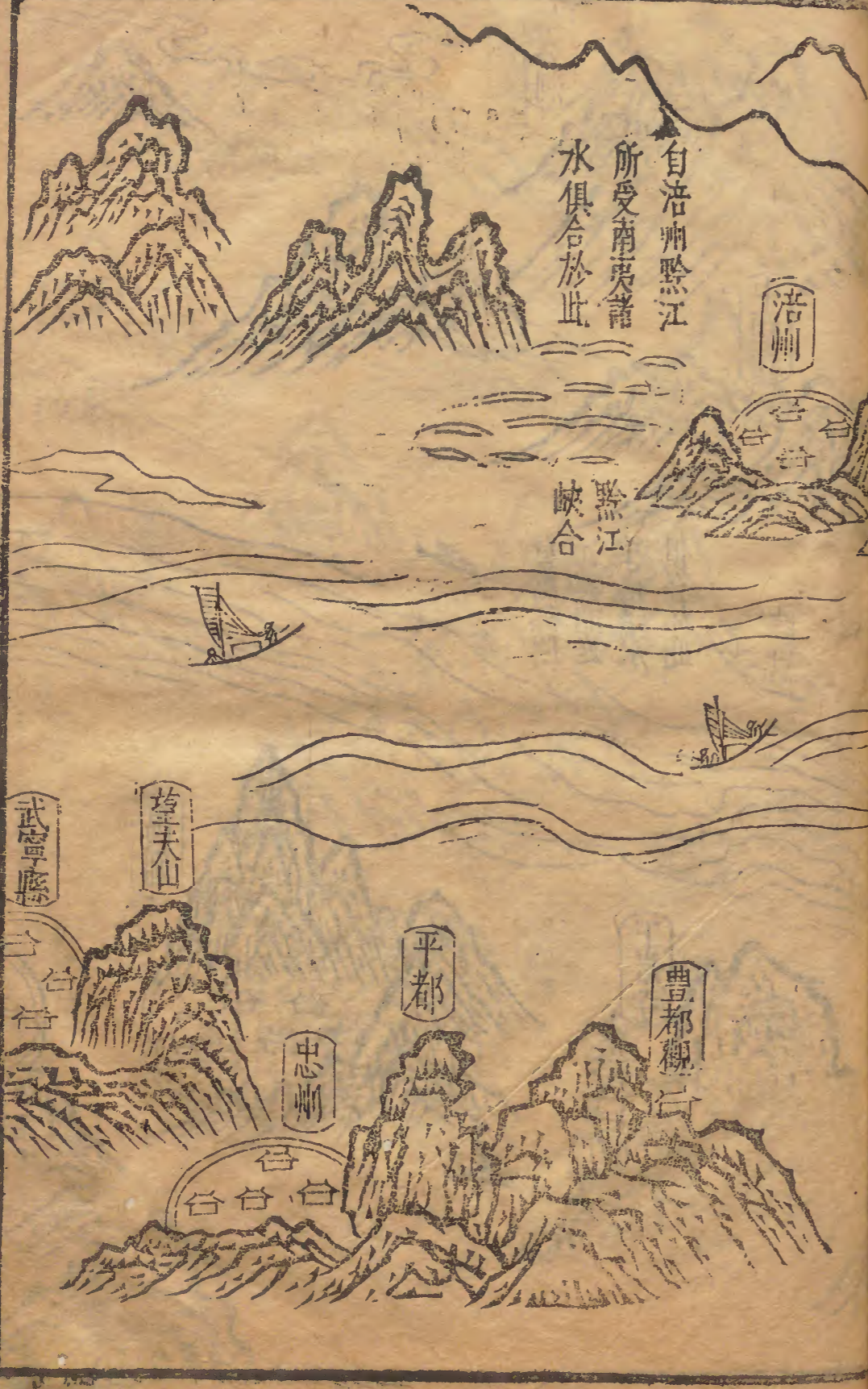
都水江合

張飛廟

涪州

自涪州黔江
所受南夷諸
水俱合於此

黔江
峽合



豐都觀

平都

忠州

瑤夫山

武寧縣



飛鳳山

景福寺

南鄉峽

夔州府

夔安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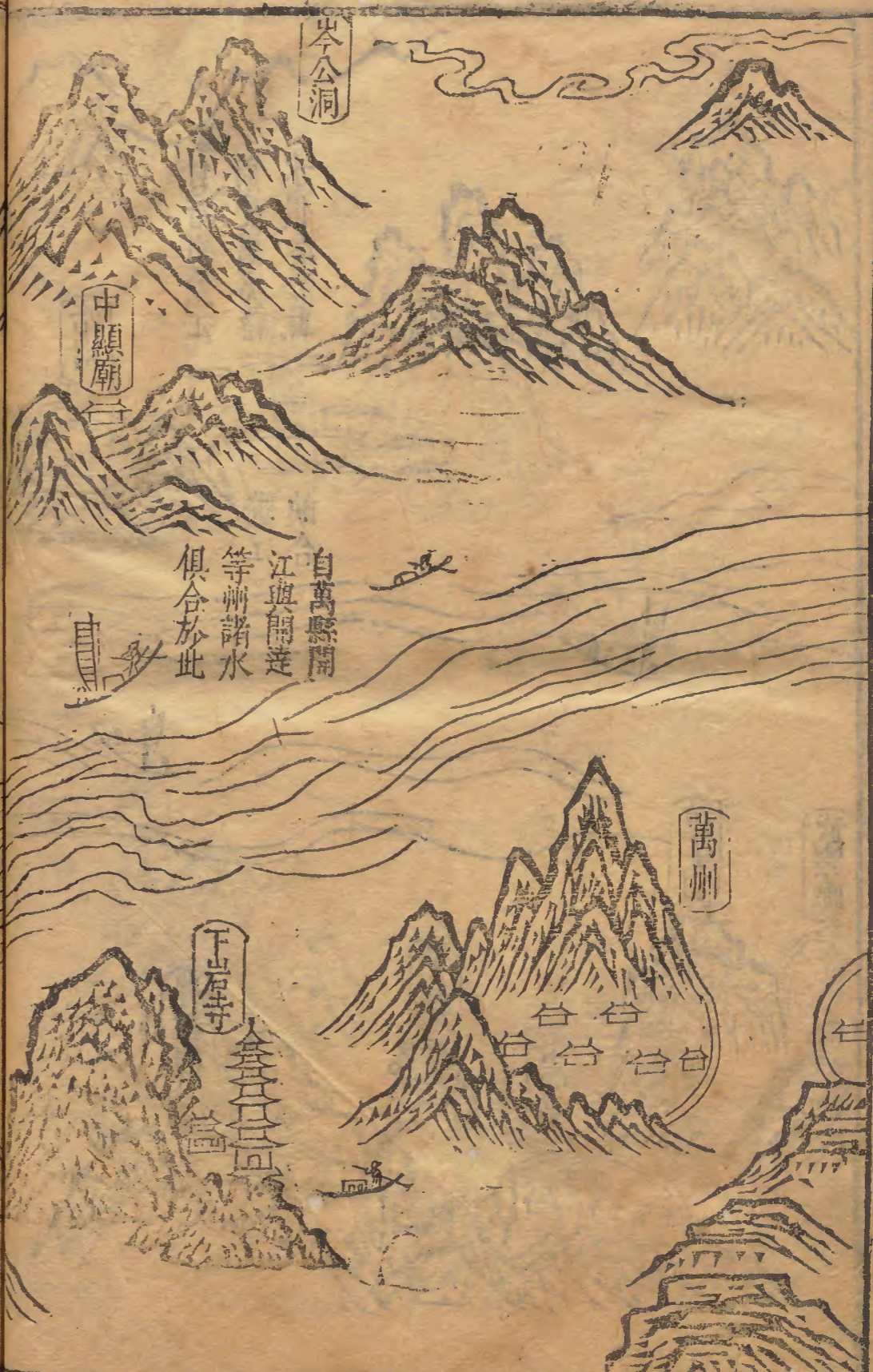
岑公洞

中顯廟

自萬縣開江與開達等州諸水俱合於此

萬州

下石寺







假土峯

黄牛廟

黄牛珠

天慶觀

人跡

歸峽

明月峽

扇子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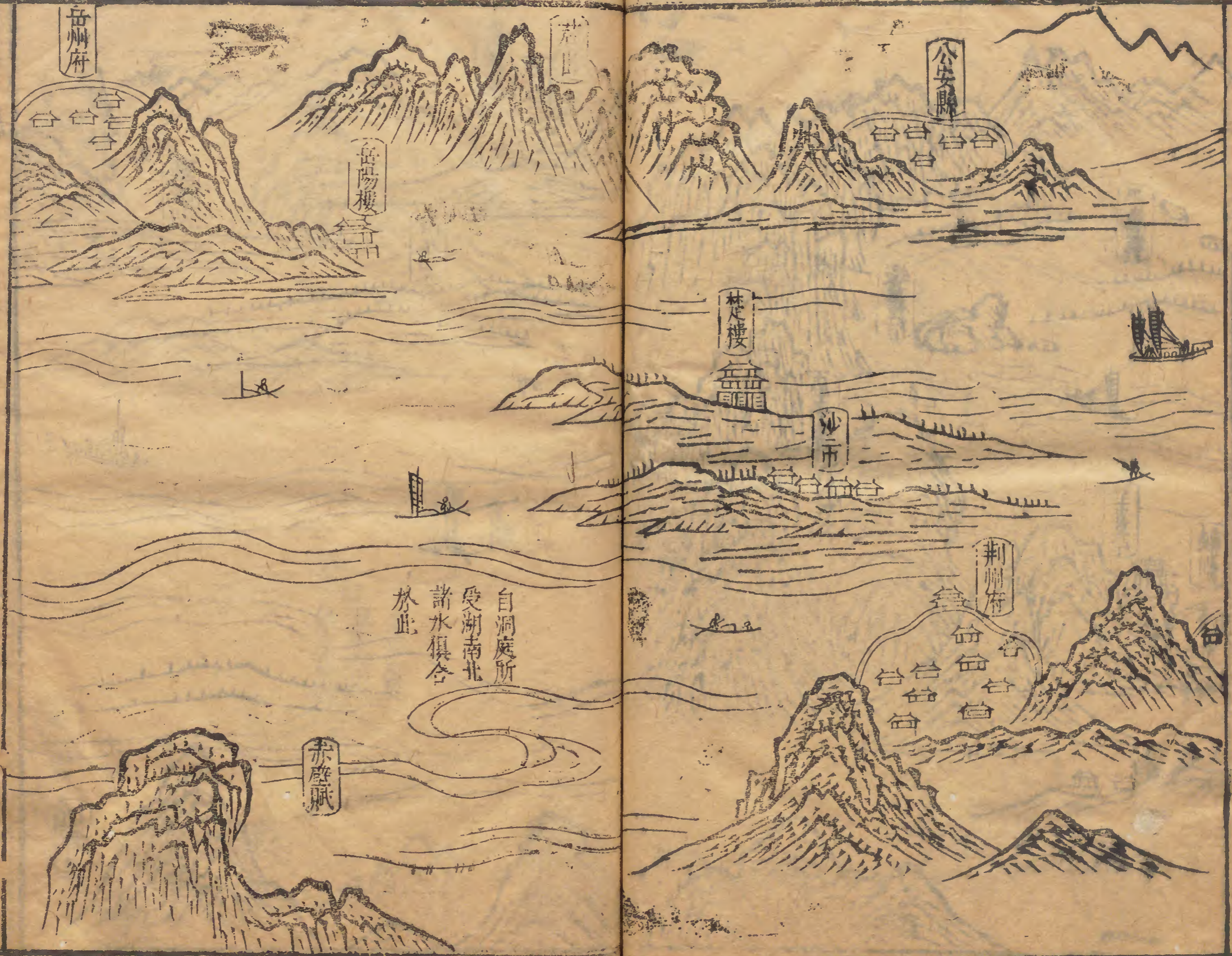
蝦蟆碚

平善渠

至善亭

峽州





岳州府

岳陽樓

岳陽樓

公安縣

楚樓

沙市

荊州府

赤壁賦

自洞庭所
受湖南北
諸水俱合
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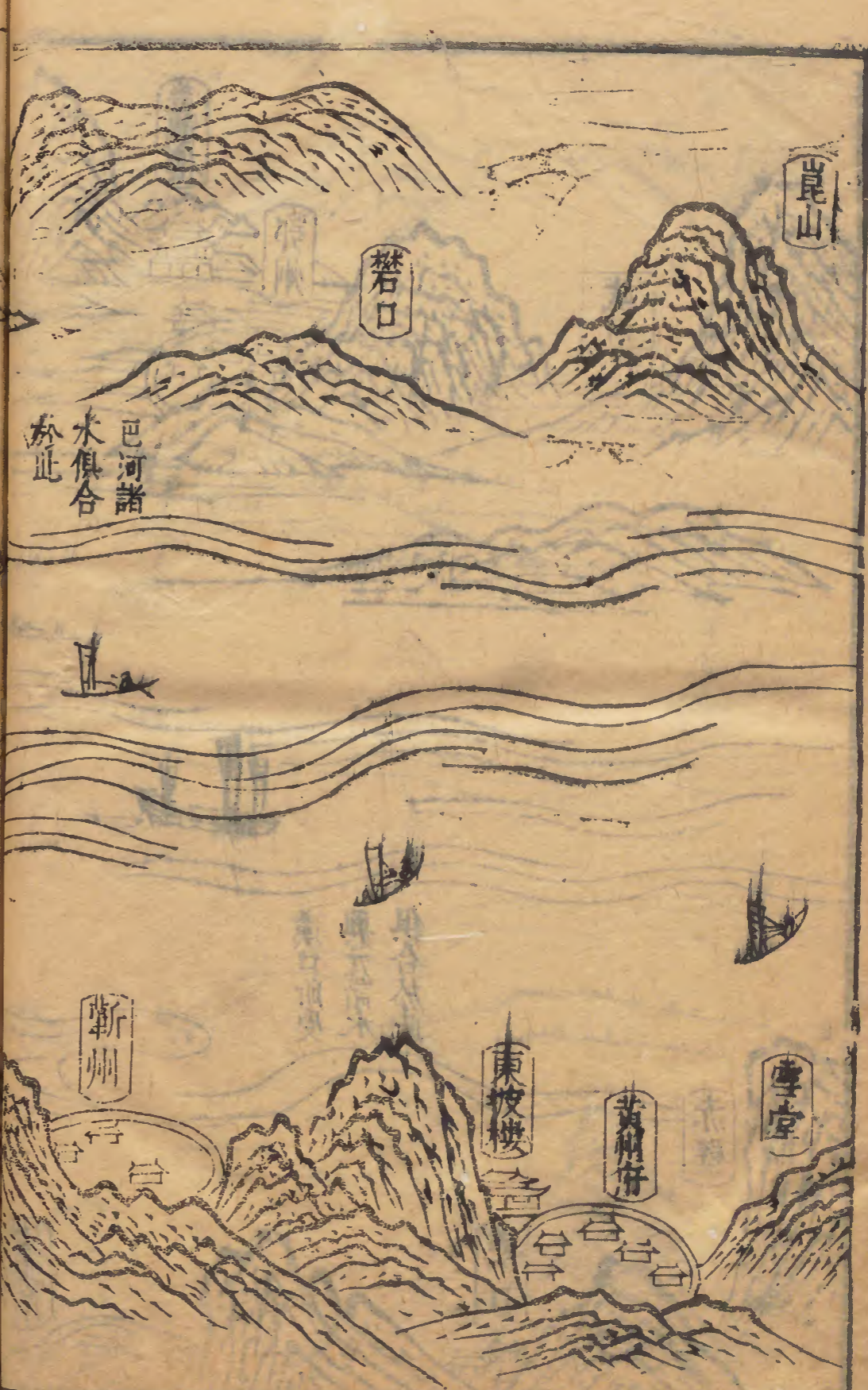


漢口所度
與元諸水
俱合於此

圖書

卷五十六

十三



圖畫

卷五十八

四





鄱陽湖
所受江
西諸郡
水俱合
於此

東流縣

祝家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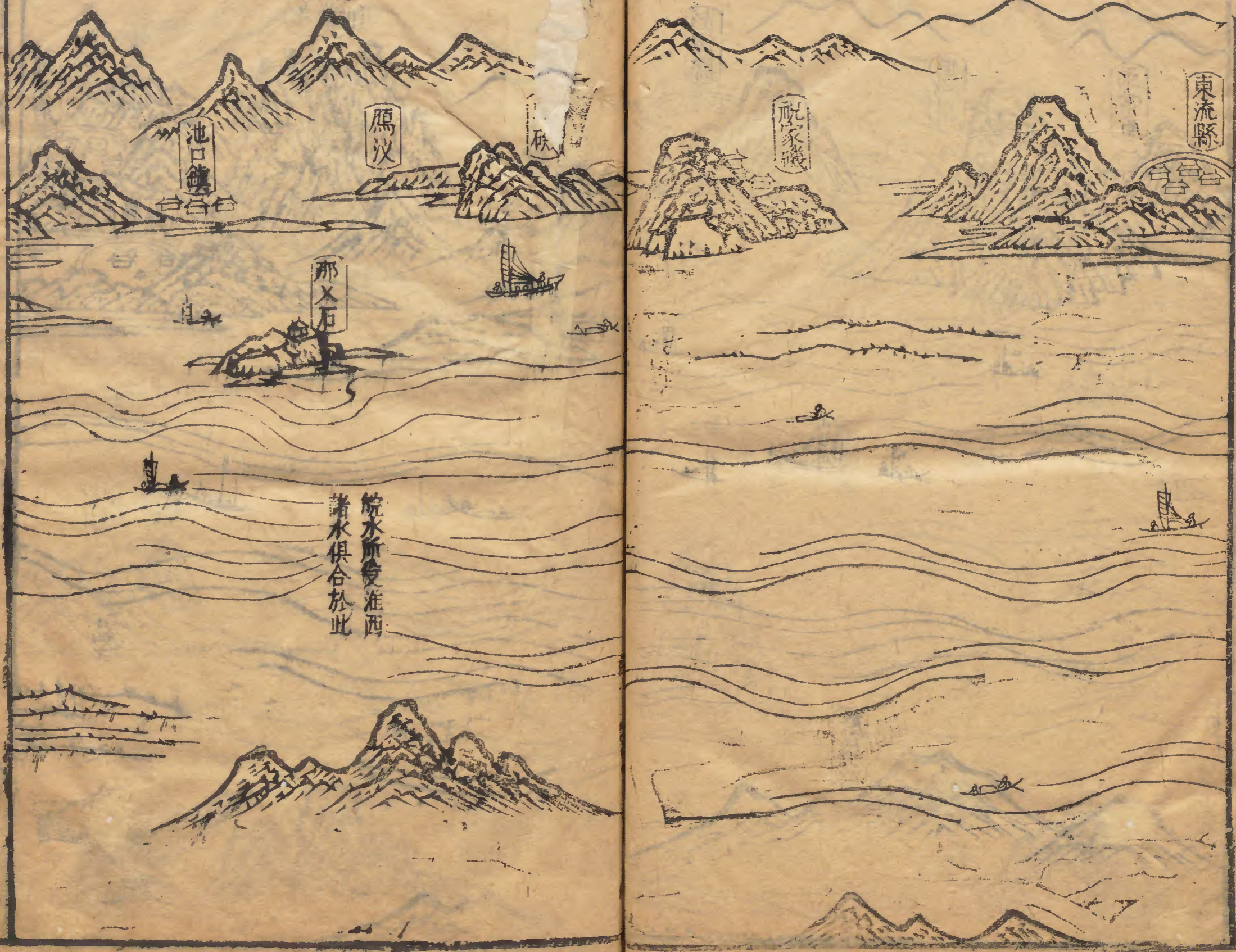
秋

鴈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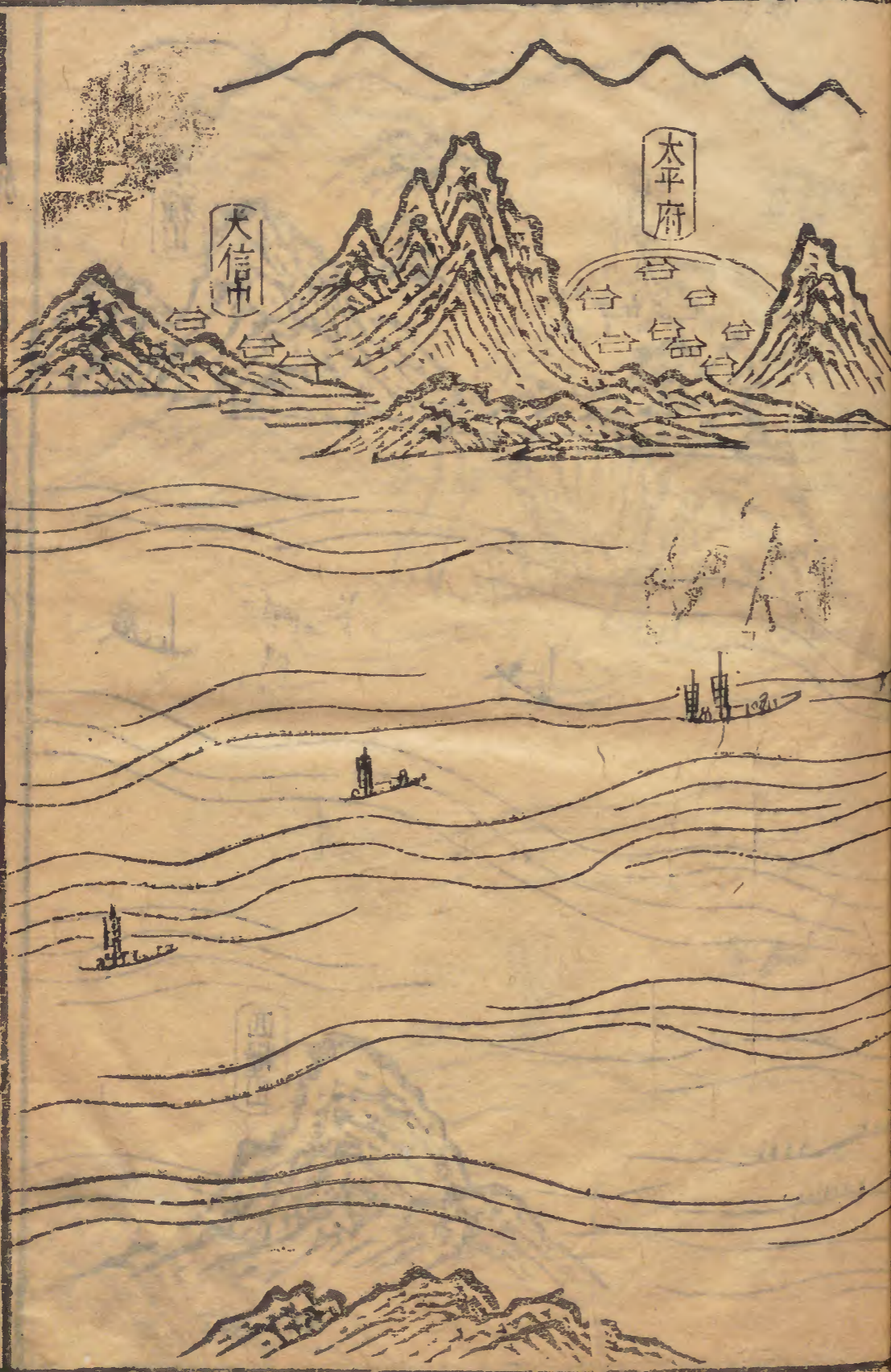
池口鎮

那又石

皖水所發淮西
諸水俱合於此







太平府

大信

台 台 台 台 台 台



遮山寨

長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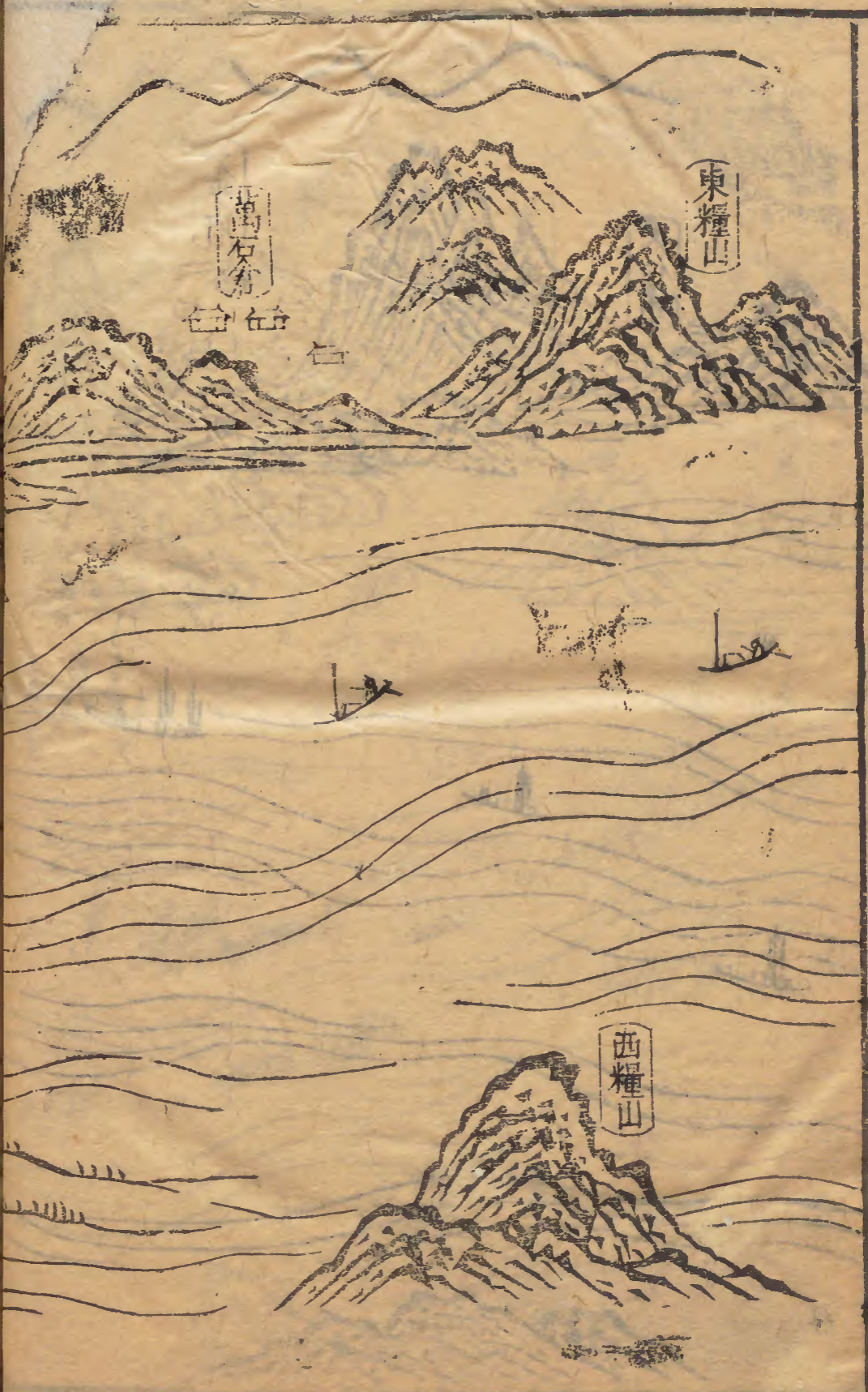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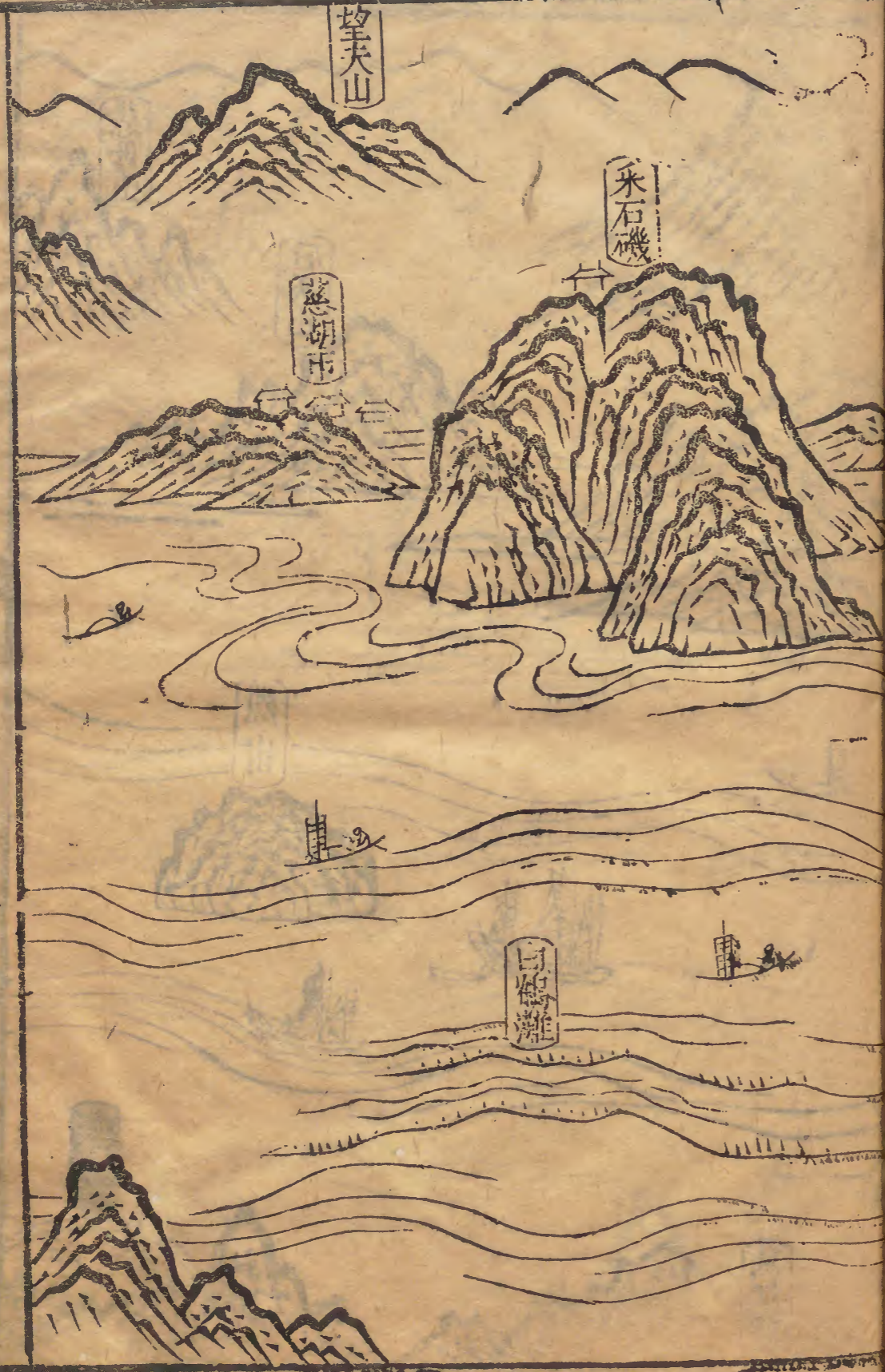
無湖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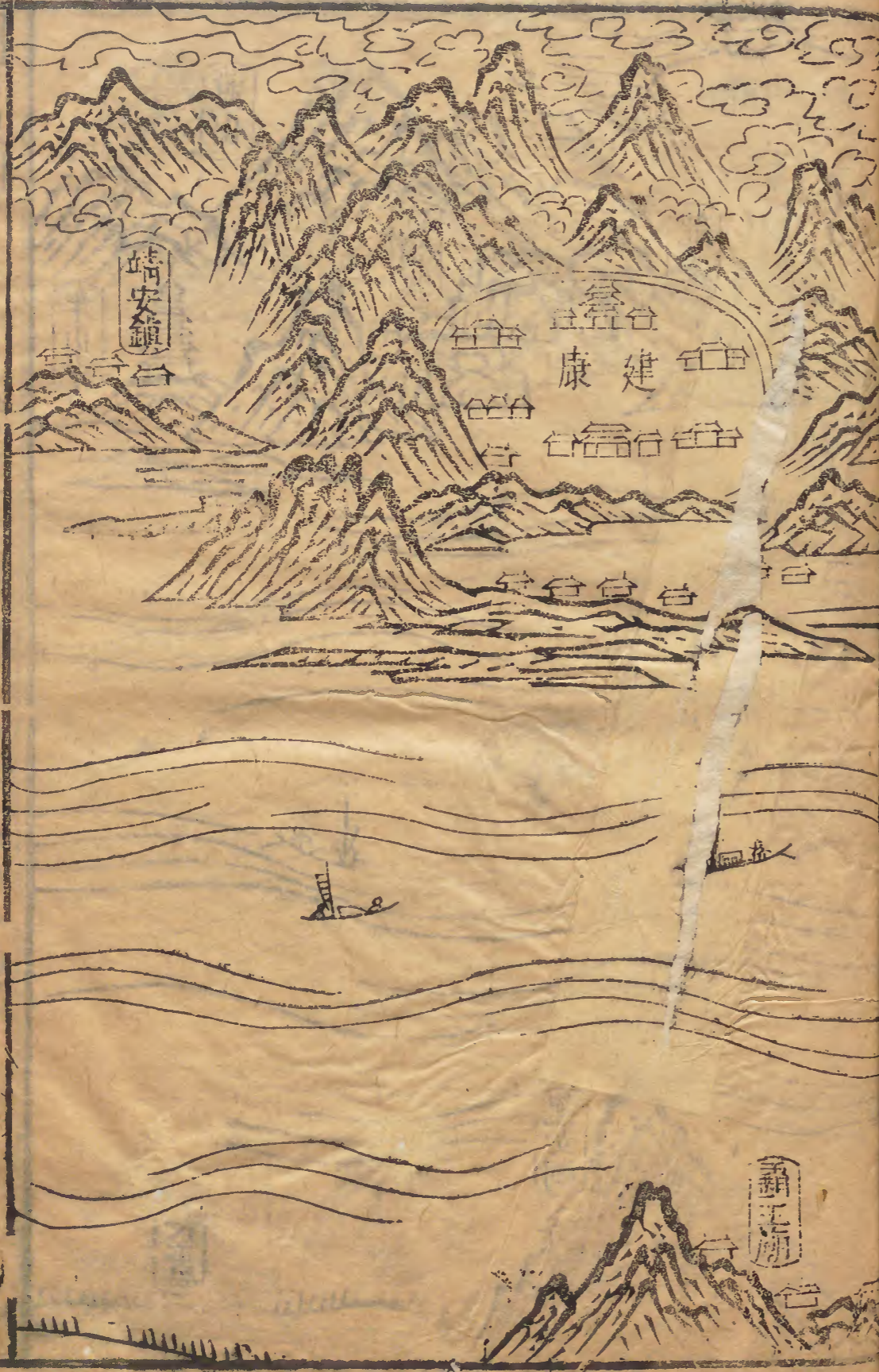
台 台 台 台 台

圖書

卷五十八

九











江源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
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會
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
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
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
州會之夫然後摠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
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
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
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

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
 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
 夫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畧計
 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
 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達海
 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

江水經行郡邑

江水自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發源西南至威州轉汝
 川過而東南至灌縣過金口至新津縣合皂江水入叙
 州府宜賓縣與馬湖江合東北入瀘州合江縣至瀘州
 東北入重慶府巴縣經涪州合州黔江忠州入夔州府
 萬縣雲安奉節經瞿塘峽入湖廣荊州府歸州出峽入
 夷陵宜都枝江公安石首入沔陽州過雲夢澤入武昌
 府嘉魚縣經江夏縣東會漢水南過武昌縣入岳州府
 巴陵縣過洞庭湖東至武昌府咸寧縣東歷江西九江
 府德化縣合南康府星子縣鄱陽湖入南直隸安慶府
 懷寧縣入池州府東流縣北流又折而東歷李楊河中
 梅根口銅陵縣東入大平府當塗縣入和州爲橫江入
 應天府上元江寧入揚州府經儀真歷泰州經常州府
 江陰縣

江南江陰

江北泰州

經蘇州府常熟縣至揚州府通州入

海

江南常熟
江北通州

江源總論

水必有源而源必有遠近小大不同或遠近各各有源也則必主夫遠或遠近不甚相懸而有大小之殊也則必主夫大縱使近大遠微而源遠流長猶必以遠為主也况近者微遠者大乃主近而遺遠豈知源之論哉是故古之言河源者皆曰出崑崙山北陬而東行又曰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不知崑崙為正源三河合而東過蒲昌入中國自臨洮寧夏流至延綏山西兩界之間夫崑崙特河之流透過其山麓耳非河之源也元窮河源使都實出西域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星宿海是言河源者至元始得其真焉言江源者則不然謂江水出岷山東南至天彭山又東南過成都郫縣又東南過陽江又南過嘉州犍為縣又南過戎州夔道縣又東南過巴郡江州縣又東過涪州忠州萬州言中國之江水信得其源矣然岷山在今茂州汶山縣發源不一而亦甚微所謂發源濫觴者也及閱雲南志則謂金沙江之源出于吐蕃異域南流漸廣至于武定之金沙巡司經麗江鶴慶又東過四州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于馬湖叙南然後合于大江趨于荆吳又緬甸宣慰司志謂

其地勢廣衍有金沙江闊五里餘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爲險夫以緬甸較之茂州其遠近爲何如以汶山縣之發源甚微者較之緬甸闊五里餘者其大小又何如况金沙江源出于吐蕃則其遠且大也明矣何爲言江源者止于蜀之岷山而不及吐蕃之犁石是舍夫遠且大者主夫近且微者以是論江之源吾不知也是故合江河二源言之火墩腦兒即華言星宿海在吐蕃西副犁石亦吐蕃地也吐蕃廖廓總屬西方河之源發于正西轉西北由積石入中華又北過虜境轉東北流過河南山東至南直隸地方正東入海江之原亦發於西轉西南入中華過雲南諸郡南流過四川馬湖合大江南荆吳至正東入海今江河二口之入東海者相距不過二三百里皆在正東則二源發於正西者當亦不甚遼絕以方求之西允金也金乃水之所從出理或然歟或曰水必發源于山崑崙廼山之最高廣者岷山亦高山也江源何爲不祖岷山而祖犁石即曰星宿海有泉百餘竇從平地泡出非山也何獨疑犁石未必非高山乎安知今之主江源於岷山者無異昔之主河源於崑崙乎唐薛元鼎所探河源自以爲過漢張騫矣安知今之所謂江源出吐蕃犁石者非唐之薛元鼎而尚未得

夫星宿海乎姑即江水來自西番者以俟真知江源之君子云

記入蜀江山

六月過荆門十二碛皆高崖絕壁巖岩突兀則峽中之險可知矣過碛望五龍及鷄籠山差我正如夏雲之奇峯荆門者當以險固得名碛上有石穴正方高可通人俗謂荆門妾也晚至峽州泊至喜亭峽門在唐為破州後改為峽而印文則為峽州元豐中即官何洵直建言峽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峽至喜亭記歐陽公撰黃

魯皇曰書東山寺亦見歐陽公詩在垣去京門五里晚集于楚樂樓過爾雅書室錦樓亭爾雅至者圖經以為

註爾雅于此八日過下牢關歐陽公有詩云入峽小舟曲轉灘山更多即此也登三游洞泊石牌峽九日過扇子峽登蝦蟆碛洞相對稍西有一峯孤起侵雲名天柱峯自此勢稍平晚次黃牛廟山復峻其下即無義灘十日早過鹿角虎頭史君諸灘泊城下歸州穉歸縣界也至白沙市慈濟院對黃牛峽城西北一山山上有伍子廟十一日過達洞灘灘惡乃陸行過之晚泊馬肝峽口十二日過東瀟灘其旁有獅子岩十三日舟上新灘南坪曰官漕北曰龍門為峽中最險處游江瀆北廟十

四日晚渡江南登山至江濱南廟十五日過白狗峽十六日到歸州卧牛山臨江前卽人鮓甕十七日集于望洋堂玩芳亭十九日訪宋王宅在秭歸縣之東二十日出巫峽門過業灘亦名灘也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門關僅通一人行天下至險也晚泊巴東縣二十二日發巴東山益竒二十三日過巫山謁巫山神女祠祠正對巫山峯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十二峯不可悉見惟神女峯最爲纖麗竒峭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二十六日入瞿塘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平如削仰視天如疋練過聖姥泉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相連關西門正對灩澦堆自關而東卽東屯少陵故居也二十七日早至夔州州東南有八陣蹟孔明之遺也

記自蜀出峽江山

五月離成都泊舟合江亭下合江者乃岷江別派自永康離堆入成都及彭蜀諸郡合于此下新津亭之上曰黃華樓其西則萬里橋六月己巳朔下彭山縣單騎轉城過東北門又轉而西走岷山五十里至郫庚午至永康軍崇德廟在運城西門外山上秦太守李冰父子廟食處也辛未登城西樓其後皆西戎山西門名王疊關將至青城當再繩橋晚至青城山曰寶仙九室洞天夜

宿丈人觀觀丈人峯癸酉自丈人觀西登山五里至上
清宮最高峯之頂岷山數百峯悉在欄杆下雪山在西
域去此不知幾千里瞭然見之甲戌早頓長生觀乙亥
發青城縣丙子至蜀州丁丑早頓江源縣宿新津縣成
都萬里橋之江與岷江合派于此巳卯以小舟至彭山
午後至眉州城外江卽玻璃江也壬午至中岩後西州
甲申至嘉定壬寅至王波渡宿癸卯至羅護鎮百里至
捷爲縣甲辰發下填百里至叙州宣化縣百二十里至
叙州叙州卽古戎城也乙巳發叙州十五里南廣江來合
大江通百二十里至有溪縣四十里至靈州江安縣百
二十里至瀘州戊申至合江縣巳酉至恭州江津縣庚戌
發泥培至恭州自此入峽路大抵西川至東川風土不
同至峽益陋辛亥發恭州嘉陵江江自利閬果合等州
來合大江百四十里至涪州樂温縣七十里至涪州過
州入黔江泊此江自黔江來合大江壬子至酆都縣遊
仙都觀癸丑至忠州宿萬州甲寅至開江口水自開達
來合大江乙卯至夔州丙辰泊夔是夜水忽驟滄漲及
排亭丁巳至瞿塘口水平如席獨灑瀕之頂猶渦紋澆
灑舟拂其土以過而黑石山最號險惡十五里至大溪
口水稍闊亦稍遠夔峽之險也七十里至峽山縣戊午

乘水退巫峽灘至神女廟廟前灘尤洶怒二十里至東
 奔灘高浪大過巨輪激湍不當一葉二十里過巴東縣
 九十里至歸州未至州數里曰叱灘其險又過東奔流
 接新城下大灘曰人鮪灘也未泊歸州戊辰發歸州五
 里至白狗灘三十里至新灘此灘惡豪三峽八十里至
 黃牛峽上有洛州廟黃牛之神也亦云助禹所疏川者
 順流過扇子峽則峽中灘盡矣三十里得南岸平地曰
 辛善埧出峽舟至是皆相慶如更生三十里至峽中

漢水





漢水考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
 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

嶓冢之山漾水出焉禹則自嶓冢而導之濬其源也東
 流則為漢焉漢即漾也而易其名又東流則為滄浪之
 水焉滄浪即漢也而易其稱又東過三澨之水至於大
 別之山南入於江會同東下有朝宗之勢焉

漢水出陝西鞏昌府秦州嶓冢山為漾水東流至西和
 縣即入武都上祿之地名為西漢水又東流至成縣即
 武都郡治名六漢水折而稍西折而東南入漢中府鳳

縣過沔縣西別為潛又東合沔水東流經本府洋縣流
 入湖廣襄陽府即縣至均州為滄浪之水歷光化襄陽
 宜城荊州府荊門州潛江縣至沔陽州過三澨至漢陽
 縣大別山南流合於江

江南諸水總圖





荆揚諸水

九州之域水居其半而山次之邑居士田又次之雖水
 由山而分實山以水而界禹貢言北條之水主于河九
 水皆以河稱言南條之水主于江凡水皆以江稱惟其
 主于江也漾漢彭蠡皆江之所翁受而異派同歸者也
 是源之大而流之長者江也自江之左入而源流長且
 大者非漢乎自江之右入而源流之長且大者非彭蠡
 乎漢先入江後江漢同會彭蠡入海經文錯綜互見不
 可以經生文義律之矣所以經文曰嶓冢導漾東流爲
 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言

漢水入江止此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言匯澤者
乃每歲春夏江漢水漲倒入彭蠡與前彭蠡既滿義相
聯貫匯者水之勢瀦者水之常也曰入于海此則言江
漢與彭蠡而同入焉如言身之左股因及夫右股以明
一體之意何必疑經文謂江與漢匯爲彭蠡亦何必直
以十三字爲當衍哉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
澧過九江至于東陵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言
匯卽匯澤而東迤北會正言江之會彭蠡以入海也前
言東匯澤後言會于匯前後相承何必疑其匯于漢亦
何必疑匯字或多面或誤哉蓋彭蠡方廣數百里自今
九江郡以上發源章貢合言之王江廬江恩江袁之泉
江臨之清江瑞之蜀江會爲南昌之章江又建之盱江
撫之汝水寧之修水信之上饒江弋陽江饒之鄱江錦
江共諸郡邑之水瀦爲彭蠡故春夏水溢則壅遏不通
雖因江漢阻塞而實有匯入之勢至於中江北江安知
非當時之通稱哉或曰彭蠡咸指爲今之鄱陽湖矣又
有謂卽今之巢湖方與東匯文義合何如曰荆揚之水
莫踰江漢其次莫如鄱湖經文叙九州之水反於數百
里之鄱湖瀦數千里之水畧而不叙無是理也然或彼
或此猶可說也陽鳥攸居迄今如故此亦可以意見更

收之哉或曰揚州獨舉震澤彭蠡二湖何也曰揚之水
自滙以南有廣于二湖者乎蓋言水而不及山則水亦
無有而分之矣南條之山自岷至衡一支盡于九江之
西其一支又南而東渡大庾北徑袁柳盡於廬阜水皆
東流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八庾北趨信衢介徽歙而抵建
康由徽饒而上岡春以西之水皆西流滙爲彭蠡岡春
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所以金仁山謂彭蠡
之水不滯則今江東西諸州之水爲揚西偏之患震澤
之水不滯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爲揚東偏之患揚雖北
邊滙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
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二患既平
則揚之士皆治矣發明經文可謂無餘蘊也或曰揚之
彭蠡震澤一湖其廣不能踰荆之洞庭也經文何不叙
之九江孔殷潛沱旣導若謂九江非今郡地抑又何指
耶曰九江卽洞庭也江自出峽以來上截所受之水惟
洞庭之源流最廣如江陵所記九江源委頗詳曰瀟江
湘江蒸江資江沅江漸江叙江辰江酉江會而爲洞庭
焉想禹時尚支分爲江自後遂會爲湖而以湖名也其
實彬水發源袁吉之武功北入湘江與沅江俱視九江
爲最遠凡武功之水西流者盡入洞庭東流者盡入鄱

湖故經文過九江至東陵會三淮可見禹于洞庭翻陽
 二湖之水與江會次第亦甚明矣或曰叙導江而于中
 乃稱九江則其所謂三江果不必指大江為中江漢為
 北江彭蠡為南江耶曰叙楊州之水不必遠兼夫荆此
 不必辨蓋震澤即今之太湖而太湖之下三江入海本
 謂吳淞江與松江婁江為三今皆所據况荆之九江本
 在乎上楊之三江在乎下又何必強為之說哉若夫山
 之由大庾北趨界信衢者一支包有浙江福建及一凌
 由大庾東趨包有廣東水各入海而東南之水盡矣

三江九江彭蠡震澤漢原滄浪

蟠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塗至於大
 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又曰岷
 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
 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於海又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過九江至於敷淺原此皆禹貢之文也古今讀者皆以
 為是既出於聖人之手則固不容復有訛謬萬世之下
 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以疑其事實是為也
 是以為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
 曰江過尋陽派別為九或曰有小江九北來注之說彭

蠡則曰漢水所匯而江水亦往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漢既匯而出爲北江江既會而出爲中江也說九江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之說敷淺原則但以爲漢歷陵縣之傳易山在今日爲江州之德安縣而已如是而言始爲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無所疑也若曰派別爲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爲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况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其當爲幾十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夾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漢水匯爲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于龍興府之北瀾

漫數十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
南安軍西自袁均以至隆興分寧諸方數千里之水皆
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楊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
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矣然以地勢北
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
卻而自豬以爲是瀾漫數十百里之大澤是則彭蠡之
所以爲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滙而後成也不
唯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過日高勢亦不復容
江漢之來入矣又况漢水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
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爲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
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蓋自漢陽軍之南入江後
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
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
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爲之北何以識其爲昔日
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官言南會而
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
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滙爲彭澤而江水亦往
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數說者既無一之不窮
於是味別洲別之說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
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爲過門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爲

病者爲欲大濟天下昏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耶抑如陸羽張又新輩但欲較計毫分於齒頰間以爲茗飲一時之快也嗚呼彼以是而說者亦可謂童駮不思之甚矣且河之所會溱沮涇渭伊洛灋澗支川尤多而初無味別之說濟之所經或潛或見或止或流其變不一而初無味別之說何獨至此而辨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洲別則又九江之鑿吾旣辨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常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爲江漢之別而湖口入匯之處又當各分爲二以爲出入之辨而後可也今皆無之而湖口橫度之處一常通之但見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及其旣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江卽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卽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柴桑縣後以江北之潯陽名後又因潯陽而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况經言過九江至於東陵而後會于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纔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

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則已自江
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折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
至焉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之所謂
敷淺原者爲山甚小而卑不足表見而其全體正脉遂
起而爲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爲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
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爲宜耳今
皆反之則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
其真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思而不考者既
昏昧鹵莽而無足言矣其間亦有心知其誤而口不敢
言乃反爲之遷就穿鑿以蓋其失者則其謬愈彰豈有
識之士讀之愈疑而愈不敢信唯

朝初胡秘監旦近世臆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爲湖庭則
其援正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猶獨謂東滙澤爲彭
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亦爲得之手既目
睹彭蠡有原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三者而深以
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所以誤也蓋水之患唯河
爲甚而兗州乃其中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疎故河
之患於此爲尤甚是以鑿治之功十有四載然後同於
諸州竊計當時唯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高乃親
蒞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荆楊地偏水急

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而視之其亦可况
 彭蠡洞庭之間乃三苗氏之所澤當是之時水澤山林
 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阻險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固
 未必遽敢深入於境是以但見為彭蠡之澤而不知其
 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為江而不知其
 中流之常為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若其用
 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考顧讀者未深思耳今
 但刪去東滙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為九江更以經
 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
 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
 澨之例也過九江至於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
 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
 乎敷淺原也是導岷岐荆山而逾于河以盡常竭之例
 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既明乎若更以他書考之
 則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本注云一作朝今按丹
陽故為璋郡其得名蓋
 以此則作入江彭澤西本注云彭澤令彭蠡
地在鄱陽彭澤縣漢志亦云
 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蓋陵陽者番陽之屬縣今寧
 國府旌德縣而有陵陽山而三天子都屈在徽饒之境
 疑與陵陽腹皆相直故廬江者得出其東南而西流北
 折以為鄱餘二水遂以會于彭蠡而入于江也及其入

國語彙編

卷五十八

四十二

江則廬山屹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即為郡之南境
 疑江與山相因以得名而郡境雖在江北亦以其南直
 此江北山而名之也然則彭蠡安得為無源而必待漢
 漚江會而成哉漢志豫章為郡領縣十八其彭蠡縣下

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則言水入湖漢者八

鄱陽 鄱水 餘干餘水艾修水塗塗水南城所入大江者一顏豫而

水建城蜀水宜春南水南權彭水湖漢一水則又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

里也按今地勢彭蠡既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

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即是彭蠡而其所受衆水之

原又不止廬江而已也以此而觀則山海經之言猶有

未盡且其曰入江彭澤西若水謂澤之西而水

江耳而語意不明遂若折江與澤合為一水而一乘二

西以入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漢志又自不知湖漢

之即為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滯於彭蠡

而別為一例又不知湖漢之為湖正以其澤名之而復

兼以漢稱則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雩都之

水則但見其為一郡衆流之最遠者而遂權為湖漢之

源以主其名則又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興

以北衆水皆會滯為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雩都一水

所可得而專也至於鄭漁仲漢水衍文之說固善矣而

其下文江水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於海之數言似亦可疑而彼猶未能盡正也嗚呼禹貢所載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迹未能遍乎荆揚而其所可疑者已知此不知耳目見聞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當幾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於經之凡例本自明白而諸儒乃有過爲新奇之說以亂之者若論導山而逾于河而以爲導岍岐荆山之脉使之度河以爲壺口諸山之類則亦不待聞見之及而知其謬矣夫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其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使其脉絡之所自來若今論莽茫者之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脉言之則亦自有可言而尤足以見其說之謬者蓋河北諸山本根春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春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春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道幽冀以入於海其西一支爲壺中大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折城王居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常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東度而反爲是諸山哉若過九江至於敷淺原亦有襲其謬者以爲衡山之脉東度而來則以見聞所及而

知其必不然也蓋岷山之脉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
 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者則包湘原而北
 徑潭袁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者
 則包彭蠡之原以北至平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
 之原而北其首以盡于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越也豈
 衡山之脉能度九江而其度也又直為敷淺原而已哉
 又有欲以楊州之三江即為荊州之中江北江而猶病
 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潛冒南
 江之名以足其數且又自謂聖經書法之妙非他人之所及
 是亦極巧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
 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遠矣而不相屬也則又安
 能曲說而疆附之哉聞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
 入于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
 考也因并論之以俟來者質焉

江防總叙

嘗閱三國志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嗟
 乎天所以限南北也而宋劉琨亦言金陵天險前據大
 江可以固守則長江豈不誠勝勢哉然王濬之克西陵
 北軍飛渡韓擒虎之濟采石陳人不覺則雖有勝勢亦
 恃吾所以守禦之者何如耳呂頤浩有言諸郡自荆南

抵儀真可渡處甚多豈不預爲計望置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荆南專提督造船且詢水戰利害但當時宋遷都建康恃江爲守故有此論今天下一統其要害固不繫長江然潢池之警竊發不時曠浩造船水戰之說可無豫爲之計乎是故操江巡江各有專寄而江防之設雖以備水寇其所以爲建康之守禦者亦豫且密矣長江天塹尚慎旃哉

南直隸江防事宜

查得牒江都御史原奉

勅書專管沿江一帶上自九江下至鎮江及通商狼福等處先年承平無事專一操練水兵禁戢鹽盜用重留都之衛以爲江海之防一應兵事盡屬操江近緣倭變大江南北道臣俱兼提督軍務之任有所錢糧兵馬各歸撫屬體勢恒專調度自便而操江大臣仍照舊

勅參錯行事臨警倉皇未免掣肘所以該科長慮有此建白看得長江南北自瓜儀鎮江之下有山破江而生名曰圍山此誠留都之門戶而江海之噤吭也春汛之際南北撫院俱各設有兵船會哨防守自此以下接連海洋江面闊遠北有周家橋大河口掘港等把總而以狼山副總兵統之南有靖江福山乍浦等把總而以金山

副總兵統之各爲軍門專屬若復參以操江權任並大調度殊方使承行者無所歸心而前却者有以藉口或乖進止之宜恐非備御之策况操院之設不妨院事專管操江帶管巡官乃今急遠憂而忘內顧夏專任而重帶^管亦非命官之初意也合無自今以後上自九江下至江南圍山江北山江會口爲操江信地如遇信警但在圍山三江會口以下專責南北督撫嚴督將領之類舉力堵截圍山以上逼近留都南北督撫仍與操江互爲應援不許自分彼此致失事機及查圍山把總原設兵船向係江南巡撫管轄人信地既分前總應分專屬

操江提督所有兵船器械糧餉成造修理等項仍照舊規於江南辨給與操江衙門見後官者兵勇三百員各相防守其三江會口先該操江都御史間議題添設把總咨行巡撫會節經總巡撫督議題定派各屬如徵軍餉銀二萬兩扣減民壯弓兵銀一萬三千零四十二兩二錢又原議事寧減免江洋歲支必致乏絕倉卒之際復議派徵是無裨於寬卹而適增其科歛也合無將節年定派操江軍需俱照成規不必加減仍嚴行各屬如期徵解歲支之外稍有存餘聽行收貯以備緩急不許別項支銷再照車行百里例有行糧若召募之衆日有常

支原無此例惟是交仗對壘之際憫其勤勞時有犒恤
 今遊兵俱召募而管兵例無外援若以預處行糧更議
 分派不免異同徒為紛擾萬一警報非常內地孔棘則
 南北督撫俱同憂責又須別為權且互相接濟非可預
 擬而定設也

江淮總兵官之設本為靖肅江洋輯寧地方上以制瓜
 儀之盜賊下以鎮通泰之鹽徒所以屏翰留都防護運
 道者也設必於鎮江者蓋以路通南北地扼咽喉金山
 備倭左其南儀真守備在其北適中可以調度扼險可
 以設防取其便易而策應速也

南直隸江防兩營信地

南岸安慶營

元字號哨官樓船一隻常泊黃石磯上哨自馬當起下
 哨至崩灣止計一百五十里 自馬當紫磯牛磯墩至香
 口止四十里 元字二號兵船一隻 彭澤縣哨船一
 隻 馬當巡司船一隻 共為一聯 自香口黃家嘴烏石磯
 至東流止三十五里 元字三號兵船一隻 香口土
 官巡船二隻 共為一聯 自東流迴龍山祝家磯至吉陽止
 三十里 元字四號兵船一隻 東流縣哨船二隻 共為一聯
 自吉陽馬家磯黃石磯至崩灣止四十五里 元

字五號兵船一隻 東流縣哨船一隻 吉陽巡司船

一隻 共為一聯

亨字號哨官樓船一隻常泊李陽河上哨至崩灣起下

哨至池口止計一百四十里 自崩灣鴈汊下烟墩至

黃益止四十里 亨字二號兵船一隻 吉陽巡司船一

隻 李陽巡司船一隻 共為一聯 自黃益丁家港牛頭山

至李陽河止三十里 亨字三號槳船一隻 貴池縣

哨船一隻 李陽巡司船一隻 共為一聯 自李陽河黃公

山烏沙夾上口至中口止三十里 亨字四號槳船一

隻 池州府一號二號槳船二隻 共為一聯 自烏沙夾中

口軍渡灣下烟墩至池口止三十里 亨字五號兵

一隻 池州府三號槳船一隻 池口巡司哨船一隻

共為一聯 專守烏落州池州府四號槳船一隻

荻港營

仁字號哨官樓船一隻常泊大通上哨自池口起下哨

至老鸞嘴錢家灣止計一百八十里 自池口芭菴港

麻埠壩至仙姑廟止三十里 仁字二號兵船一隻

池州府下哨船一隻 池口巡司船一隻 共為一聯 自仙

姑廟郭港梅港河至五埠溝止三十里 仁字三號兵

船一隻 池州府哨船一隻 貴池縣哨船一隻 共為一聯

自五埠溝程家溝大通河至洋山磯止三十里 仁字

一號樓船一隻 大通巡司哨船二隻共為一聯 自洋山

磯橫港馬石磯至銅陵河止三十里 仁字四號兵船

一隻 銅陵縣哨船一隻 大通巡司船一隻共為一聯

自銅陵河長山磯丁家洲至老鸛嘴止三十里 仁字

五號兵船一隻 銅陵縣哨船二隻共為一聯 自六百丈

中江起至斷腰三江口止 銅陵縣哨船一隻 青陽

縣哨船二隻共為一聯遊巡夾江一帶

禮字號哨官樓船一隻當泗三山上哨自張潭起下哨

潭至胭脂夾止三十里 禮字二號兵船一隻 石隸

縣哨船一隻 繁昌縣哨船一隻共為一聯 自胭脂夾

港河板子磯至舊縣止三十里 禮字三號兵船一隻

繁昌縣哨船一隻 建陽衛巡船一隻共為一聯 自舊縣

黃石磯高安橋至宗三廟止三十里 禮字四號兵船

一隻 繁昌縣哨船一隻 荻港巡司船一隻共為一聯

自宗三宗廟鷄頭山龍王磯至三山止三十里 禮字

一號樓船一隻 建陽衛巡船一隻 三山巡司船一

隻共為一聯 自三山楊家套螃蟬磯至魯港止三十里

蕪湖縣哨船二隻 河口巡司船一隻共為一聯 自魯港

蕪湖河七磯壑至稀泥港止三十里 蕪湖縣哨船二隻 禮字五號兵船一隻 共為一聯 自稀泥港四合山黃

泥灘至大信止二十里 蕪湖縣哨船一隻 建陽衛哨船一隻 大信巡司船一隻 共為一聯

北岸安慶營

利字號哨官樓船一隻常泊楊灣上哨自小孤史家港起下哨至洲頭口望江界止一百七十里 自史家溝

毛湖洲沙灣角至朱福溝止五十里 利字二號三號兵船二隻 宿松縣哨船一隻 共為一聯 自朱福灣楊灣

中夾口至黃家墩止三十里 利字五號六號兵船二隻 小孤巡司船一隻 共為一聯 專守沙灣角利字四號

兵船一隻 自黃家墩急水溝孫家洲至桃樹灘止三十里 利字七號兵船一隻 望江縣巡船一隻 楊

灣巡司船一隻 共為一聯 自桃樹灘雷溝蓮花洲至卞家套止三十里 上江總巡二號船一隻 利字九號兵

船一隻 雷港巡司船一隻 共為一聯 自卞家套林家灣至洲頭口止三十里 利字八號兵船一隻 雷港巡

司船一隻 共為一聯 貞字號哨官樓船一隻常泊馬踏石上哨自洲頭口起

下哨至老洲頭止計一百九十里 自洲頭口張風套

海口至觀音港止三十里 貞字二號兵船一隻 懷

寧縣哨船一隻 長楓夾巡司船一隻 共為一聯 自觀音

港上夾口桑園至竺家嘴止三十里 貞字三號兵船

一隻 安慶府巡船一隻 懷寧縣巡船一隻 共為一聯

自竺家嘴黃泥溝前江溝至柘家灣止二十五里 貞

字四號兵船一隻 安慶府巡船一隻 長楓夾巡司

船一隻 共為一聯 自柘家灣三江口新開灣至馬船溝止

五十里 貞字五號六號兵船二隻 馬踏石巡司船

一隻 共為一聯 自馬船溝花洋灘楊樹灘至源子港止三

十里 貞字七號兵船一隻 下總巡二號兵船一隻

桐城縣巡船一隻 共為一聯 自源子港武梁洲老洲灣至

老洲頭止三十里 貞字八號槳船一隻 安慶衛哨

守千百戶船二隻 共為一聯

荻巷營

義字號哨官樓船一隻常泊灰河鎮上哨自老洲頭起

下哨至泥汊河止計一百五十里 自老洲灣老洲頭

王家嘴至六百丈止三十里 義字二號兵船一隻

桐城縣哨船一隻 六百丈巡司船一隻 共為一聯 自六

百丈柞樹嘴爛泥灘至灰河止三十里 義字三號兵

船一隻 桐城縣哨船一隻 六百丈巡司船一隻 共為一聯

一 聯 自灰河馬頭嘴土橋至宗三廟止三十里 義字

一號樓船一隻 土橋巡司哨船二隻 共為一聯 自宗三

廟省潭灣鱒魚嘴至宋家灣止三十里 義字四號五

號兵船二隻 無為州巡船一隻 共為一聯 自宋家灣鱒

魚套橫路口至泥汊止三十里 義字六號兵船一隻

無為州巡船一隻 泥汊巡司船一隻 共為一聯

智字號哨官樓船一隻常泊冊港上哨自泥汊河起下

哨至牛屯張家溝止計 百五十里 自泥汊龍池套

薛家灣至燕家灣止三十里 智字二號兵船一隻

無為州哨船一隻 泥汊巡司船一隻 共為一聯 自燕家

灣冊港傅家灣至石板州止三十里 智字一號樓船

一隻 智字三號沙船一隻 冊港巡司船一隻 共為一聯

自石板洲新洲夾牛門河至惡江嘴止三十里 智字

四號兵船一隻 無為州哨船一隻 冊港巡司船一

隻 共為一聯 自惡江嘴上新溝下新溝至田家溝止三十

里 智字五號兵船一隻 和州哨船一隻 裕溪巡

司船一隻 共為一聯 自田家溝裕溪張家溝至西梁山止

三十里 智字六號兵船一隻 裕溪巡司船一隻

牛屯巡司船一隻 共為一聯

議定班聯

夫水兵自爲水兵則其禦盜與爲盜莫可詰民兵自爲民兵則其在船與不在船不可知故信地水兵派船一隻必用府縣巡司船二隻以三隻爲一聯者乃相維相制義也又往時壯快弓兵盡派出江以致一查點外盡皆不在皆以土著之民而日責以遊巡勢勿能也今計其原額名數多寡分班出哨大率以一班出江遊巡一班更休後遣不惟便情亦可行法故爲之議班聯凡五款

一南北兩岸大約每信地三十里派兵船一聯各信地內大約岸上一墩則江上一船日則分而爲三夜則接會夜則聚而爲一以相覺察每日於信地內輪流哨會永爲定守

一信地有水兵船一隻必派府衛州縣巡司民兵船二隻共爲一聯如水兵船不在則民兵船報巡江官轉報江防官速報本道如民兵船不在則哨官報總官速報本道以憑各行鞫究

一民兵船有分二班者一班出江一班休息有三班者以二班出江一班休息有不分班者必其工食與水兵等者也以上各船俱聽哨官約束查點凡輪出江

官
之月有不在船者除本兵緝打外盡追一年工食入

一府民快下班者即應於府江防廳聽用州縣民快下班者即於州縣巡江官聽用弓兵下班者即應於巡檢處聽用其一應比較齊通俱於下班者撥用並不許再將出江兵船差遣違者重究

一民兵船出江之月船多者人船俱換船少者換人而不換船但過初二日不赴更換者哨官即便報來以憑拿究

議定會哨

夫兩岸官兵分派信地聯三為一遊巡有重兵布絡有專哨盜固屏遠矣但法令滋久則漸玩兵心不束則易弛相應立法會哨以別勤惰以課功罪故為之議會哨凡五款

一兩營備總官奉

題准事例俱遵操院憲單安慶守備逢二日會南湖守備於上水逢六日會荻港把總於下水荻港把總逢六日會安慶守備於上水逢二日會遊兵營把總於下水軍衛自巡江指揮以下有司自巡江承簿以下悉聽查照但有不到者開報本道與操院詳奪

一兩營哨官俱照本道憲單接會今定安慶營元字號哨官逢三日上與彭澤縣巡江官接會七日下午與東流縣接會亨字號哨官逢三日上與東流縣巡江官接會逢七日下午與望江縣巡江官接會逢七日下午與安慶府巡江官接會自字號哨官逢三日上與懷寧縣巡江官接會逢七日下午與安慶衛守老洲頭哨官接會如荻港營仁字號哨官逢三日上與貴池縣巡江官接會逢七日下午與繁昌縣巡江官接會義字號哨官逢三日上與銅陵縣巡江官接會逢七日下午與蕪湖縣巡江官接會禮字號哨官逢三日上與安慶衛老洲頭哨官接會逢七日下午與無為州巡江官接會智字號哨船逢三日上與無為州巡江官接會逢八日下午與和州巡江官接會如安慶衛上巡江指揮逢一日與九江衛巡江官接會下巡江千戶逢五日與建陽縣巡江指揮接會建陽衛哨官逢二日上與當塗縣巡江官接會逢六日下午與遊兵營第三哨哨官接會凡遇會哨之日但有不到者徑註單內繳報其有司巡江職官俱各如期而至毋許相左俱取各官私記關防為准其信地內巡檢土官悉聽查點但有違抗開報備總官轉報本道詳奪

一岸一墩江上一船岸有警則報船江有警則報墩相應相接地里均矣但一聯之中須以水兵爲主如輪日信地哨船有功水兵同之各船次之如輪日信地哨船失事水兵亦同之各船次之凡信地在一聯之內水兵不得推諉如哨官船以接會不在乘船代在信地接會不許並出但私回不到查發本船細打追工食外一連同罪失事隱匿查發信地哨官細打外把總官參究

一兩岸兵船每日於細分信地擺列凡遇三府江防官將本道會哨簿發到本船卽於簿空格內填註姓名并接到日期地方於前件下填註有事無事及陰晴風雨緣由自上水來者卽刻遞下自下水來者卽刻遞上各船照前填註接會但有不在信地者卽於簿格內填註其信地其船官兵不在越過徑交與上下手官兵接去兩岸一週仍送江防官轉報不到者本道徑令細打仍追工食充越過官兵之賞如將會簿遞墩者細究

一安池大江防官本道各印發循環會哨簿二本各江防官卽於本府信地不拘上水下水先發一本以次兩岸接會一週一面將簿內查覈有無不到稽誤緣由連簿報道一面再發一本接會各江防官凡遇暇日仍親自出江查點如此而官兵有不在江上者寡矣

江西江湖要害

長江一帶自吉安府起至峽江縣中間 張家渡

天井壩 狗子嶺 牛口江 龍丘 雲洲 或居民

寫遠 墨潭 桐江橫 釣魚臺 或四壁皆山其

富口 石窩 二處雖有人烟尤多土賊 峽江縣起

至豐城縣中間 桐江 墓厝 烏口 象口 蓮花

潭 長排 城排 城頭潭 橫梁 孔埠 枯州

斗角灘 涼傘洲 拖船埠 黃埠腦 安沙壩

老蛤石 小港口 潭湖渡 龍霧洲 象牙潭

爛泥灣 數處港口交雜人烟稀疎尤為盜賊出沒匿

藏之所從此入東湖有 黃溪渡 趙家園

漁門寨 樊西寨 焦湖埧口 龍山 鄒子 梅岷 岐

寨 南山埂 康山上下 蛇山 五谷潭 棠陰

柴棚 瑞洪 四山 三山 又自樵舍 昌邑 進

西至具城轉折三橫及中洲等處入西湖 倉厥洲

兩河口 松門 吉山 鷺子口 洋瀾 渚溪

左蠡 青湖 洲山 青山 大孤山 從此出江則

城子鎮至馬當內有 新開口 小池口 楊家穴

南湖嘴 沿洲港 鱖魚嘴 黃茅潭 小孤嶽

茅湖夾 女兒港 以上各處所俱稱要害春夏水漲

港嶼瀾漫盜賊楊統縱槳勢或難當秋多水涸支港縱
 橫盜賊船舶伏崖防或不及甚當晏昶早住務要趕趁
 地頭不可貪程夜行及聽稍子哄誘致其通賊自害
 自吉安府萬安縣良口起至九江府彭澤縣馬當鎮止
 通計要害地方八十一處

守備巡湖巡江巡河巡捕巡司等官共四十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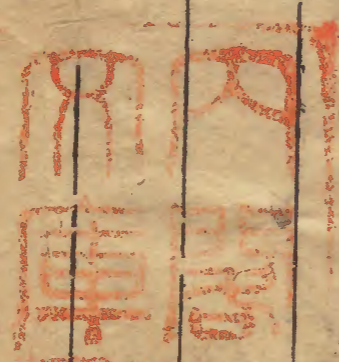
座哨戰船共一百四十二隻 水手共一百名

添設遊兵除江道不用外每遇春夏水漲之時東湖梅

岐寨添委饒州府白台一員帶領哨船八隻精兵一百

四上以名純山縣水手一員帶領哨船一員帶領哨船一隻

精兵一百三十名來巡邏



圖書編卷之五十八終

圖書編

卷五十八



